

開封府志

成

臨封府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六

論

漢蔡邕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

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
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
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
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
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人爭趨之貧
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
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
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
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
離義則久要不怠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誘之否
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

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至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福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黍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爲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融答之曰汝南戴子

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穎穎天子者汝南等據相與其友人共說世俗路壞因夜舉聲號哭以爲憂時未有

也。理未有成功。見劾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劭。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竝。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椽。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請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尙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

蓋潘尼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尙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

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

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党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也。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搖德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

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得。擇
 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
 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出乎不爭之
 途。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
 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
 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馳逸豫之樂也。不
 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
 之重也。不怠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
 而明司察之禁也。不怠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
 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
 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
 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
 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
 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益當世。勢
 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
 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
 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讒命。絕
 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
 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
 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亾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率之如易勝。爾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讓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身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明邵竇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不惑

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道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于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效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益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綦布星

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比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壑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譎譎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

治河論下

夫所謂

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言者君子願忍坐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夫人有病，其勢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之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壘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強未必可以應天者。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既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派，次焉。故道若高，則

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
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
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
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
重表滅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
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
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
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
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
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
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
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
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
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
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
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
而所謂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
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難也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爲河圖者其

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勸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爲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爲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闕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于此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

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
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而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
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十爲書而朱氏
推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
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
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
太極圖傳周敦頤頤傳程顥程顥程子解易大
傳大概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
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
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
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
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
安知圖之不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不能無疑
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
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
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圖方而下言九十果孰
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
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
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子
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見

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入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

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則是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係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卦亦可也或曰審知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可證

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淺
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破造化之祕以示萬世
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
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
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
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
爲言也

王鑿河源辯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休之上
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

非予所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于崑崙曰子何以
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
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
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日至哇蕃衆
皆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
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
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
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
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
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目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竝千西百川色黃海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由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頴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支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爲曰其得之親見也口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

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上有禾木珠樹玉樹元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流於蔥嶺水合東注蒲昌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於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發千

古之論故
爲之辯

說

明太祖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

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于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于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勉者侍其傍皆當時同侍狩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勉以說來進觀斯文意狀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說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同征且吉舟人運河舍半據

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與上風多揚帆
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
道清濁如介竝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旣而
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
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每行三
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
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
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
怒濤飛濺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
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
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
則水底有聲喑喑鳴鳴又少時聞水中一穴若數
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
也其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丈餘霏
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
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
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
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旱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
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
艇之以一艇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

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于中國
爲民害者多矣朕親遊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
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
西塌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其宜然歟此堅柔
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
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
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
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
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福焉今朕得觀
斯水狹直處如經如茲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
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
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正
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當也
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游今思復一
以爲說耳

何出光扶溝水患圖說

扶溝水國也平野紆徐河

半魚蝦邇年以來河伯肆虐歲比不登予遺之民
莫計所以生之賴祖父母父母者加意撫摩極力

捍禦僅僅存十室于千百之中而逃亾比屋矣不
意窮民寡弱大爲鄰封所苦慘不忍言敢一鳴于
天日之下扶溝五河交灌其最著于古者曰蔡河
上自朱儒鎮下達西華以入於沙河者也次曰溱
洧上自新鄭歷鄢陵遂抵於扶溝者也鄢陵野水
舊皆注於溱洧之中一旦淤塞故道溷爲三十六
坡皆鄰於扶幸有秦家岡者居扶之境上以障蔽
之鄢陵人不思疏濬溱洧而直欲剗鑿此岡以洩
水于扶溝之野水一洩而扶爲沼矣幸賴二三明
府察其計而厲禁之扶溝之民方得免于陷溺忽
不意蔡河下流至西華境上者又淤塞而不得入
于沙河第疏通之不出十里而卽入故道爲安流
矣乃西華人又不思所以疏濬而直欲杜塞蔡河
以嫁禍于扶溝初起告狀者猶在鯉魚灘爲華扶
境上其計最拙而無救于濶濶之勢昨乃憑藉有
力者以凌轢乎扶人輦石負土入扶境之內三十
里而來杜河于張善渡口此河一塞而扶之民其
魚矣夫蔡河入扶之境浸淫衍溢抵于張善口之
北者溷而爲呂家潭滂滂決莽勢若滔天然而非
一蔡河之水也上流有扶溝河小黃河雙泊河白

沙河總濶爲潭而獨賴蔡河以洩之頻年以來稍
稍泛漲輒旁午潰出不得已而新開惠民河分支
流入于秦洧以殺蔡河之勢然衆水所聚而扶處
其下勢若建瓴旦暮莫必其命若一旦杜塞蔡河
則惠民河勢不能容必且壅激水勢以灌注于扶
溝城廓廬墓蕩然一空扶溝何不幸而遭此毒手
乎夫此蔡河也其來久矣岳武穆屯兵朱儁而夾
蔡河爲陣者蔡河之上流也羅敷謝金以死而委
身河流者蔡河之下流也千百年之古河未聞有
巖塞者乃西華人指之曰張善口也獨不見兩岸
之樹大可合抱羅敷之祠枕于河流此豈一時之
易得哉華人雖甚強有力矣何至入人心腹戕人
命脈殺萬家以自快也哀我扶民亦人子也鄆陵
決上流華人杜下流直欲以扶溝爲壑而不思此
岡此河皆天造地設千萬年之古跡而一旦逞白
圭之智咸壅水而禍萬家之邑臣請先父老而蹈
東海耳不忍見城郭墳墓爲強隣悍吏所魚肉也
哀鳴激切刺刺不已所具一言不實以誣隣民者
有如此河

國朝俞森種樹說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

竹雖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其人皆與于戶侯等
今豫州歷經鬪賊焚掠百姓慘戮無遺人稀土曠
雖翦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一望無
際往往而是也常召土人而問之椅桐梓漆無不
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宐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
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
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
之效尚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室鮮
完廬年豐雖粒米狼戾而僅饜糟糠年飢則口腹
不充而剽掠四起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
無以導之也予嘗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
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
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止矣一
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十百之所入不數十
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栗棗柿不
俱殘也年豐而販易歲凶則療飢其利二也煩人
無薪至拾馬糞掘艸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
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也造屋無木以土擊爲

屋基上覆艸泥以蔽風雨天雨稍久比屋皆頽率
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以建樓居下亦不至同土
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無以爲日用死無
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也豫土
不堅瀕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爲常若沿河栽柳
列樹成行修竹茂林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
隙地堤根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三代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
宅不毛者有里布今皆移之吳越子觀汴梁四野
之桑高大沃若吳越遠不逮也若比戶皆桑大講
蚕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風其利七也五行
之用不尅不生今兩河南比樹木稀少木不尅土
土性輕颺盡成砂礫人物粗猛日遠雅循若樹木
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也有此人利
而上下恬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
也何謂不除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而視官
府如傳舍常恐因所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
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恐因端以起費畏胥吏之作
奸慮稽核之紛擾苟延歲月襲故安常二也凡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戴星出入未蒙章甫之歌盡

庠鞠躬先致農桑之論三也至于在下之人或有
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
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
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則其事不得不顧慮而
中止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二弊
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唯使下之人不畏禍之
獨鍾無所顧慮而已矣一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
家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一邑之內而種
樹者止一里亦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
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
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不可量
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
道敏樹無不可種而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
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春棗柿之實可以備
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
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
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
栽一切襍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
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
矣或曰種樹之事在邑長子之言善矣其如三樊

何子曰邑長之責莫難于考成民富則考成無憂
民貧則雖勤無補種樹富民之策簿書期會之源
不應置也以民所不習見之事而動衆則費生而
民擾種樹之利人所深知何起費之有所慮者但
中文告而不加稽察其弊徒文具無利濟之實耳
昔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時頻經喪亂戶口凋殘全
義帥麾下百餘人招懷流散勸以樹藝刑寬政簡
歸者如市出見田疇場圃美好者招其主人勞以
酒食地上荒穢者集衆杖之有蚕麥善收者親至
其家呼其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
聲伎獨見佳麥良蚕乃喜耳由是比戶豐實水旱
無飢百姓思之立廟以祀予每讀史至此未嘗不
慨然神往今天下方太平人民雖少不至如全義
之世凡爲邑長者下令之後畧知張公巡行郊野
則人人警勳母敢荒怠矣有何始之難慮而有麇
裘之謗乎夫身居民上亦非偶然原所從來皆祖
宗積德所致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年之後諸
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叅天蔽日者以告
子孫曾元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後
昔也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深加贊

德不己... 遂使改道... 登敢... 高而... 以余言爲迂爲... 投袂而起矣

考

明王滙河工考

元圭告成享平成者七百七十餘年迄周定王河徙磔漢元光三年河

徙東郡更注渤海繼决于瓠子又决于魏之館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元帝永光又决

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决于平原乃自東入齊入青以

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徑之北而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

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黃河決入于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

謂之南清河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亾也白開封北衛

藏書

明王滙河工考

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受黃河之全
 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且源出河北
 溫州獨占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入海清濟貫濁
 河遂成虛論又按黃河之自西而南也一自蘭陽
 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陵南入渦至
 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析出小浮橋入淮即今之
 河道也夫以一黃河受天下之水而淮又受黃河
 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溢此有志之
 士所以擊楫而思平成也歟

傳

魏鍾會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傳定陵成侯之命婦也

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
 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
 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知巧言
 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娠愈更嫉妬
 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
 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

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
我謂我必言謂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
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男故飲以得男
之藥反謂壽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
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
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
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
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人
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
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
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
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
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急故以漸
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
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
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
爻仲雅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
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
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
見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
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
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
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
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
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
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
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
將軍舉耳吾兄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
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
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
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
僞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
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
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
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
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
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
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逆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切
少衣不過青緇親營家事日知恭儉然見得思善

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做公家之用等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亮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嬖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明李夢陽黃尙書傳

尙書黃公者封邱人也名敏字

封邱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明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杭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杭州封邱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後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賽尙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布政使轉湖廣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

南京戶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尙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臆發正色山立卽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杲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入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夜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寃氣邪姑敬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聖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姦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窘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定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嗜聚劫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

頗奇至... 濟移近者... 以庫積羨餘充之... 荆王奏獲墳塚... 於是威惠大行... 公曰曉以妖術媚... 名掃墓而實逃... 禮之居無幾... 忤閣臣萬安... 疏乞罷凡三... 郭鏞都指揮... 捕豪奸張鋼... 墜於是中號... 公見飲馬婦... 之貧至此極... 會詔毀菴寺... 權悅無不願... 路傷者公既... 院天下方仰... 十年懃直崖... 異忤人獲名... 伏廟難測... 又盛滿空... 破

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
一所為奏議及政績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公年
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揖霖
封室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煉生子紀桓武
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
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

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禮科給事中
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午

死妻劉氏不踰月竟繼死按狀曰王生不室天者
二而烈婦之死有回斃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
而父第進士入為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謙
下力文章也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
居伯也父之姪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
母為恨既革矣掩而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
孝友心誠結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
婦歸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
且不起討所為兄弟者四年年約艾也臨訣以
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蓋猶及事
烈母云烈母察烈婦毀必不生也後母起不得聞
烈母即繼即繼即解王因定

日與上父辨遺金于祖母復剪皮金成
一香
華行侍婢曰人貌與名有既乎吾庶幾遺腹流去
矣吾誌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
朝夕上食畢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弟女于
者遠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累屍矣毋令經他人
手含詎幽冥也何達禮也貞烈之生不偶哉

何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字獻吉其先扶

卽從軍亦非其籍也國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贅大
岡王聚因冒姓王氏王故軍籍贅壻有其家卽代
其役初隸籍蒲又自蒲徙慶陽慶陽比地也水樂
中後戰白溝河死恩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
忠生正始復姓李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
明經爲阜平縣訓導遷封邱教授遂歸大梁家焉
配高宐人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年十八舉陝西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
明始蘇徐禎卿倡爲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
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
三病二害六漸語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獄毒楚
備至辭氣不少奪諸爲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

媚獄具賴敬皇仁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
郎中會逆闖劉瑾輩日尊上狗馬聲伎角抵之戲
漸廢萬幾臺省交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
輒搥擊泣下公曰爲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
諫比不聞諫臣諸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
叩闕事或有濟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
草語載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
以持議不決僨事瑾知疏出公手羅織它事誣繫
獄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
學憲振學造士復時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
系因相與訐奏天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
併力排擠禍且叵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爲揀解
獲減其後屢薦不起嘉靖辛卯卒年五十有九所
著詩歌三十六卷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
世子枝孫四維曾孫冕科第累累不絕于扶溝稱
文獻家而慶陽之族仍王氏矣按明通紀曰李夢
陽代韓文草疏劾逆闖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
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
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
陷之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

禍囚答之竟不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在
者詣獄謂夢陽曰子必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
之夢湯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
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
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
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
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
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
稱海才望不置口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
天下自有入耳瑾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
李夢陽一人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也
下獄而公不援奈何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
斡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別夢陽得釋歸

鄭太公傳

野史氏曰甲子乙丑間朝望百鍊化爲繞指矣錚錚鐵漢獨嘖

嘖德安司理鄭公柄人見忤毒鋒攢之屹然不爲
動已而阮咸終補故司汲黯名爲士爵時望津新
卽德安舊理鄭公也今勅兵廣陵南北倚爲天塹
客自江淮來稱說鄭使君不去口因作鄭太公傳

太公河南鄆陵人名友諒字誠甫少爲諸生名籍甚食餼於官鄆五十餘年不覩賢書公課其鄉之孝秀窮先儒性命之學縫掖家始斌斌嚮風比於鄆魯相繼獲雋對大廷實公爲之嚆矢公用明經高等貢入太學大司成重公砥行績文口爲天下士謁選判成都寧越寧越卽笻竿地漢人十之一耳笻人少喜多嗔觸之卽罵競鬪鬪未易馴擾衆皆爲公危公曰地無險夷顧長吏調御何如耳叱馭而前卽以冰檠自矢女將瞿繼良陰黠多詐贊金嘗公公莊語謝之天全諸部緣茶市例以千金進倅公拒曰此陋規非舊規也白上臺抵償宿逋衆益信而畏公俛首受漢索矣往土司寄居衛城以睚眦相殺傷而安氏尤桀驚難制公檄諸司徒其廬廬郊外乃奉令不敢抗募鄉兵八千分五營訓以司馬法軍容肅然黎酋馬應龍據牛心山監軍麾兵馬公衆請卜公曰獨斷獨行鬼神避之何以下爲哉時矢如雨公挺身先登士氣百倍度重嶺無水泉賊且遁勒兵左右翼堅圍之賊果中夜棄輜重走俘斬不可勝計率弁尅餉軍甲而譁公遣官慰撫衆皆服戈

仇真首謀者詰朝自縛

是飭賢舍立社學復貢額舉鄉飲宜聖廟誦家禮
而民始蒸蒸知有教化建昌多虎患公檄上神驅
之虎從去奉命孫木香暮迷火徑忽有草窰想
如列炬導之而前明發視渡處乃不測大澤也蛇
據木爲窟吐霧障左右曰環努積薪乘風縱火可
無遺類公不忍曰彼實都此有何罪放之可也檄
文告之有巨蛇昂首騰躍羣蛇蜿蜒從之去二日腥
穢若掃獲大木干章搖種善幻者化鬼物夜食人
公家給夫子像一通幻法遂絕居寧越凡八載異
類如革音鶚易腸鼠無敢有越厥志因捧土築祠
肖公貌春秋祀不絕遷貴州麻哈守父老追隨窮
山遂谷中攀轅號泣不忍舍遂上疏乞骸骨歸杜
門訓子立期講學與田叟野老談桑麻卜水旱以
爲常有問治寧越狀笑而不荅逍遙林下十餘年
無疾逝以次子二陽貴贈南京工部主事禮部郎
中門下梁侍御諸君私謚之曰簡定先生俎豆於
鄉大夫賢人之列矣初伯兄構陷縲絏公爲諸生
重蘭千里傾橐千金自其寃及公適宦時周空人
獨與二子居守伯兄惑於讒持挺排闥詆罵若

狂宐人牽二子伏床下獲免公躡顧好如常其孝
友天性皆此類也陳子曰宣聖不語怪鄭太公寧
越所部皆六合內事非怪也然禳虎虎遁祝蛇蛇
徙螢火導於深潭鬼物避於聖像忠信可以行蠻
貊豈不信哉晚年高弟邱園悉吐其經筭武庫潛
菴次公捍揚金湯之干壁掌上有兵目中無寇震
鄰流孽莫敢一矢相加遺奠祖陵控吳楚膽畧威
名卽晉稱揚州大都督國初置淮南翼元帥府公
足以當之豈僅僅稱勅兵使者乎拊髀而思救時
之真豪傑必廣陵鄭公無疑矣故推本其家學爲
太公傳讀孫子明解又知師中丈人
不在堯牟間而在鄭氏之父子也

黃道周大司寇劉公傳

公諱之鳳字離明號岐陽
中牟人由選貢中萬歷庚

子亞魁丙辰進士觀政大理寺任淮安司李欽取
授南京陝西監察御史歷任尙寶永光祿太僕少
卿南大京兆任通政使轉刑部右左侍郎晉本部
尙書公筮仕至貴顯履履潔如一日苞苴不敢與
布素澣濯再二食無兼味公居里利害必請里
認之公在官守法急公莫敢干以私公之任御史

也疏叅逆璫甄志賢起閩內操竊抱隱憂再疏
盜柄之人而攬太阿之權嗚呼公可謂志在君
砥節自公者矣當逆璫擅命之際取旨如寄揚左
高周諸大君子悉遭慘戮窮凶極惡較王振劉瑾
衆逆賊不啻十百而千萬也公獨得旨罷內揀選
滿陳倪惠同爲保全公可謂荷天之眷矣聖明踐
祚猥獲伏辜公以忠義結主歷躋崇班首輔怙權
作威公嚴疏劾之首輔陽爲容陰擠公于西曹嗚
呼公之禍爲不可解矣我朝廷邇來文網漸密當
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訶責爰書之牘不足憑按大
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爲治獄主况三案屢翻機
成揺手至於事之影聲并罹罪言官交章爭之不
得文書房之牘下矣嗚呼徐有功有言曰鹿走山
林命懸庖廚陛下以法用臣臣必死於法斯公所
以有崇禎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靖之獻也
雖然公不可謂不幸也聖明感公言抵首輔于法
公亦可含笑于九京矣夫士君子讀古人書期于
報主生死功罪在聖朝忠奸臧否在史冊死于官
死于法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安在問不朽耶嗚呼
公之先世與其行誼著于家著于鄉顯于天下華

表千尺自足傳信茲傳其如此
者公之大節不可磨滅云爾

國朝毛際可襄城二孝子傳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
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

人四冲公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搆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冲公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死并執四冲公以被數鎗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冲公遭疾宗洙取糞竊嘗之事甚秘鄰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今海內傳襄城有嘗糞孝子者是也父歿破產營葬同季弟宗泗合爨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大燕共巢又芝生于寢門者三人以爲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不仕及母卒結廬墓側毀瘁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嘔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吾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嘔血遂不起里中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宗泗舉庚子孝廉能以文行顯志子曰余讀二孝子行實及鄉先生所

作詩歌誄贊未嘗不涕泣橫集也或曰滅性不可謂孝曰嗟乎自人藉口於滅性非孝而三年之喪幾有不可問者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君子緣飾中道而以自便其私如孟子所謂傷廉傷惠傷勇而以爲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然人於傷廉之故槩置不問而至於傷惠傷勇必切切然相戒若惟恐其蹈之者蓋適以自便其私而已余謂今天下有傷惠傷勇之人猶將表而出之以愧夫傷廉者惜乎不獲多觀也而况發于天性之不容自己者也夫孝子亦豈期其必至于死也哉沉憂所結不能自釋日浸月甚遂至委頓而不可救卽起孝子於九原而問之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何嘗汲汲於身後之名與間嘗憑弔古今夷齊兄弟之死於餓汲汲壽兄弟之死於盜自世俗論之亦可以無死而無傷於中道乃必斷然獨行其是而不悔彼其心固已薄雲漢凌川嶽動鬼神凜然于載而如生而世之與草木同腐者何比比也故孝子之死直附于夷齊汲壽之死可也或曰然則聖人之言非與曰聖人爲天下後世立教而間有賢知之過焉者亦聖人之所嘉嘆而深惜者也若子

其去死也寧有幾乎

胡介祉鄭烈婦傳

鄭烈婦者姓張氏祥符鄭百朋之妻也生有令聞嫺女訓年十

三遭母氏之變哀毀盡禮若成人然宗黨稱其孝十七歸鄭氏椎髻操作不事華飾有梁鴻孟光之風氏姑孫早世依堂上祖姑祖姑老且善病氏委曲將順凡飲食起居必誠必潔祖姑以是絕愛憐之事舅及繼姑小心敬慎人無間言晝夜中饋滌髓之事夜佐夫子誦讀之勤如是者九年迨甲戌五月之下浣百朋因事比渡失足河流急救不得遂以死嗚呼命有修短數有險夷方百朋之出也非有數千百里之遠一葦可航其妻庸詎知其不歸也庸詎知其不歸而沉溺慘痛如是也變起倉卒事難逆料氏之寸心如割也宜哉及聞訃一慟而絕有頃始甦勺水不入口欲以身殉家人知其意勸諭再三防護甚密而氏念終不稍移乃令其歸寧冀得寬其慘戚之心母家有臺臺高數尺許旁有巨甕氏睥睨良久思欲碎首而甘心焉又爲旁人所覺不得死數日返夫家防諱如傳夫出

節之心何嘗一日去諸懷哉顧念不死則非其本
心道于欲死恐傷祖姑舅姑之意且見防益密則
志益不遂乃強爲笑語給家人并請于祖姑曰姑
欲留嬪是愛嬪也敢與姑約庖治紡績此嬪分內
事望仍如夫在口一以役嬪則嬪代吾夫以事舅
姑庶幾少安倘以無夫無子之人不令服勞是外
嬪矣嬪心不安嬪身必死矣祖姑頷之氏乃一如
平日若無愁戚者思乘間從容就義以報夫子于
地下于六月十有八日適防守稍弛急遽投繯及
驚覺力救固結不可解以刀斷其帶帶忽躍起如
虺蛇蜿蜒之狀而氏卒不可復救以死死年二十
五嗚呼可謂烈矣其舅鄭子良翰哀其志爲之作
行實表其節如此云論曰殺身成仁烈丈夫之事
也而不謂婦人女子中誓死殉夫一瞑而萬世不
悔如張氏者豈不偉哉豈不偉哉藉第令張氏稱
未亾人以終天年夫誰曰不可而乃從容慷慨視
死如歸雖古之共姜諸人歌相舟而自矢賦黃鵠
以宣哀者又何多讓焉倘太史採風吾知其首錄
張氏以爲節
烈者勸也

序

漢荀悅漢紀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十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

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逆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神烏翔神雀集白虎神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獬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元稷降醴泉湧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食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泛溢爲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起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高聖業綜練典籍博覽傳記二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畧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史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

勛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等策
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
大畧程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表志勢有以
不能盡繁重之語凡以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
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
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
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書奏之歲
歲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虞夏商周
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
則墜于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
紀其義同矣凡漢書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
焉有持平焉有兵畧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
異焉有華夏之事有四譯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
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
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助髦俊之遺事
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
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
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闕之常訓典藉之淵林雖
云撰之者淺陋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以觀之矣

應劭風俗通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

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襍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邱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符至於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嘗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

字及藤氏之凶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
有千餘言林閭翁孺子有梗槩之法楊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
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
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
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
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易曰犬
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
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
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梁鍾嶸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
諸舞咏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

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夏矣夏歌曰鬱
陶乎予心楚騷曰名子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
五言之濫觴也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渺邈
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
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

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
人之風固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
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
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
以自致于屬車者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是後凌
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勃
爾復興踵武前人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嘉時貴莊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
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時
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華盡矣先是郭景純用
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
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
作元嘉中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
劉郭陵轍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
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
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
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未可多得每苦
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
雅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
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日

與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步斯三義酌而斥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躋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蔓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初寒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離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嫺閨淚盡或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旨襍體各爲容至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黜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眺古今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朝市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聽無涉于文

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
 為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
 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
 其濁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
 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直
 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
 皇上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
 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兄入絃旣奄風鑿雲
 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
 晉宋于胷中諒非農歌轅議致流別爍之今錄
 庶周旋于閭里
 均之于談笑耳

唐蕭頴士蓬池禊飲序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
 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

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徽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
 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
 流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
 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
 公以政成務簡方暇多暇率府郡佐走二三賓客

自飲於蓬池備被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造
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方襍
鬱連言卽爲臺亭登睡斯在爾乃郡曹頒鐘以給
費繇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
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
川匪疾匪閒翼翼闐闐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
流颺綠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萍駭素鱗廻
環中汀緬望南津飲於已酣於未歌樂只賦旣醉
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
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
日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
焉

宋宋祁益部方物畧記序

益爲西南一都會左阻劍

里環以長江裹以複岑川陸盛氣礙而不得東回
薄蛻蜺還負一方爲珍木爲怪草爲鳥魚芋稻之
饒日暘風雨墟和吐妍層出襍見不可勝狀殆岷
精蘊靈示

璠于茲壤也嘉祐建元之明

年予來領州得東陽沈元所錄劍南雜物二十八種按名索實尙未之盡故徧詢西人又益數十物列而圖之物爲之贊圖視狀贊言生之所以然更名益部方物畧記凡東方所無及有而自異皆取之異禪風土聚邱之遺云

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

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駢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于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其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於四體達于其心者所以

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尙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于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其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乘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珮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于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于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于

相國寺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
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
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閻中
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
字方叔以文學
吏事稱於世云

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
卒余既誌而銘之後有十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
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
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
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
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
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
有感而云然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
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

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
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
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
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
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
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
坊酒肆入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
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

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呂侈奢則
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
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割建明堂冶鑄則立成
鼎鼐觀效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
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豐遊莫知厭足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
情緒半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
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
妄謂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爲
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
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
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
京師之浩穰及有木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
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
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
下通曉耳勸者幸詳焉

邢恕邵十擊壤集序

聖人不作而士溺於成俗忽

然拔起追古人于數千百年之上獨與之爲徒者
傳所謂豪傑之士康節先生是已先生之學以先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

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舞班白之老

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

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

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厨花光滿路何限春

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正氣教池拜郊孟嘉顯觀於

開封府志藝文卷之三十六

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治鑄則立成鼎彝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八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謂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爲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比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焉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序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

圖于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于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即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印其篇軼馬傳于今

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地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禹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爲營禍之爲圻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夷鄒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前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廬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致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邱酒泉貝邱鍾離之類一地而三名者若自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類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空陽之熊耳殊首陽空同新城石門石城丹陽自沙

硤石之屬其地非亡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
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
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
沃在河東韓臯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
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
鄧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
成在彭州之樽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
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
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於
郢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醫桑
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邱爲
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襲訛踵繆不可殫紀漢沔
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
郡皇甫謐誤商邱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
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
草不知沙苑博見強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
濟絕于滎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爲地隋城
立而漢都爲苑南北橋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
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稽尋
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

如之雲中平之亢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知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考也余閒居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叅樂毅王朴之崇論欲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邱內黃閭松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屢遷亦以發覽古之一慨云

明宋濂送修撰李叔允致仕還鄉序

上召叔允侍膳賜白金百兩衣

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襲明日親土各賜錢爲文總萬有八千加以酒食寵賚至渥矣叔允具服謝恩已而退別士友且謂濂曰僕釣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時驛騷伏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詣轅門自陳所獻納同上於

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宮出入禁闈八年於茲衰
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
萬死罔報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曰
昔疏廣受二子年老辭位出賜金日與父老宴樂
傳史者記之楊巨源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適於
游釣韓愈氏張之至今以爲美談矧叔允承恩休
致寵賜優渥又非疏楊可比擬者濂烏得無言乎
夫士生斯世有植志砥行彊仁施義卒老弗遇而
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大貴
焉者固皆賦分之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然君
子或稱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立乎
其位者殆不誣也夫叔允以進則正以秩則自博
士爲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侈矣以壽
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矣要
不可以古今人物
例論也序以送之

劉醇吹臺春遊序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往爲士

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
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然無

跡可觀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然獨
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臺
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
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
西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艸木爭榮鳥獸
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璠邀余暨子山艾公體
方黃公輩同往造焉。具酒餽設几席列坐于芳樹
之間深杯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
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
會事與謀諧。主旣風流賓亦醞藉。昔人所謂四美
具二難并者寔兼而有之矣。况又歲屢豐稔人多
閑暇不負疇昔所約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
其幸邪。旣而日暮將歸據吟鞍歌醉帽或語或笑
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
今日矣。于是庭璠乃繪以爲圖。列次衆賓姓名。俾
余敘其事。用傳於將來。余謂光陰迅速如駒過隙
人生幾何。乃終日沮沒於塵埃之中而不知止所
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可乎。詩云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焉。

李夢陽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逃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子觀魏詩嗣

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鏤雕奉心者異也顧識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為不妄矣顏延年注今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為近之唐音颯颯乎開源矣及李白為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入十篇刊諸此訛闕姑仍之俟知者校焉

朱睦㮮周易集解序

予觀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註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

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亾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冠於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貢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焯何妥崔憬沈麟士盧上崔觀伏曼容孔穎達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諸說

漢有未詳鼎祚乃加增削予嘗綜其義也蓋宗
學者也自商瞿之後註易者百家而鄭氏元王氏
弼爲最顯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漢晉以
來二氏學並立至劉宋初廢延之爲祭酒黜鄭置
王時陸澄王濟輩皆以爲不可自是河汾諸儒多
主于鄭江左及青齊多主于王唐與孔穎達受詔
誤定五經正義于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廢先代
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嘆哉夫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世之言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變與古其
可關乎昔吳季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曰周禮盡
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後有辭辭著
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韻尙文辭不復推
原大傳天人之道岐而爲二可乎康成去古未遠
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墜以廣其說均
之爲有裨于易者也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
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欲使聖
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
至矣滅弗聞也鼎祚資州人仕唐爲秘閣學士以
經學稱於時嘗進平吳論預察吳人叛亾日時無
毫髮爽象數精深蓋如此及閱唐列傳與蜀志俱

不見其人豈遺之邪抑別有所載邪
因附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李濂鍾嶸詩品序

鍾嶸詩品品漢魏晉六朝諸家
詩也品者何進瑜而退取昭往

以標來示芻迷也審其言低昂體裁辯析情理要
皆發所獨得嶸可謂知言者矣甚矣知言之難也
自西京以來沉冥超悟以文學著者如楊子雲厥
疇鮮已其有言曰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
堂相如入室矣蓋深相如而淺誼也夫屈宋之後
作者踵起獨諛詞最爲近古相如子虛上林諸賦
雖極其瞻麗瓌偉之觀較諸惜逝弔湘鵬身之作
崇下無俟辯矣善乎宋朱子曰賈生以命世英傑
之才俯就騷律其文高古非一時諸人所及信確
論也嗟乎子雲乃茲失品藻矣余於是益嘆知言
之難也嶸爲梁征遠記室叅軍在當時號稱知言
觀其立論槩推曹劉爲文章之聖擬陸謝爲體貳
之才又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
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
延年爲輔又曰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
士入室景陽潘陸自可立乎嶸庶之間矣妙賞精

鑿洞測幽玄若叅軍可謂知言者矣余嘗見世人多刻宋人詩話無慮十數家若此書曷可以弗刻也汙陽貽我同好意表嶸知言云爾

劉理順樞垣奏議後序

我國家稽古建官一倣虞周三事九列而外復倣漢

唐宋增置六垣垣各廣數員者何天下國家之大非言弗通拾遺補闕之倫必多乃善則依然明目達聰之遺意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六垣之中樞爲綦重而其任于今日爲尤難蓋內寇外敵所在擾攘將驕卒惰日茲跋扈所賴以糾彈之靈而通督撫節制之窮者僅有一線之規劃在假令持論多偏機宐或滯盛治威嚴之績其亦茂以建矣故嘗謂有兵之識焉者乃克任如弱翁之任營平是也有兵之才焉者乃克任如贊皇之馭三鎮是也又有兵之膽焉者乃克任如了此不過五日飲博可以達旦者是也夫識若才已非寡昧遲鈍者所敢望而膽則韓魏公終身未敢以許人者可易言乎二如常公由皖司理爲名諫議其在皖也發奸摘伏雅慕澄清天下仰其丰采者非一日矣其

初授刑垣也原情疏滯肺石無冤天下服其明允
 者又非一日矣有犯無隱之義日盟于心而從諫
 如流之美時獲于上其刑而吏吏而兵且以都高
 授也蓋嘉其有文武才特奇重之非尙資也公掌
 垣計二載而公之疏以數十萬言計大率皆勦寇
 禦敵之事往不具論即如去秋邊氛未靖烽燧首
 泉越昌而南人情危怖舉國如居鼎沸之中公獨
 屹然鎮定而不爲之撓亂也樞垣定衆志以固矣
 公此時無不一二疏無疏不千餘言無千餘言不
 存當宁之成筭也人圖回于意中者公蚤達于密
 勿人一得以自憤者公千慮以致詳五十餘日
 不交睫腕不停書公之類不知其幾禿而心血蓋
 竭矣若議若才若膽公其兼之惜擇甲執兵者
 不敵如虎未敢堂堂一戰以收執獲之功而忠猷
 謀計徒付之連篇累牘之中爲可惜耳上念公言
 推少常不數月而留都秩宗之身反焉公將南合
 勦後諫章將付梓氏而徵言于公夫公之取效將
 之藥石也補諸天下傳之後世庸庸之輩
 一段傳之使隨變而應者

言之臣難得惟其難也則易人之所難者莫如
然高岡之鳳而生朝陽之色矣故敵追輦載而不
敢攻陷城邑而不敢守踉蹌引還而不敢少留非
其無遠志也蓋亦公之論議有以破其心與嘻吾
于斯而蓋知國家之廣置
諫員者其利賴爲甚遠也

國朝孫奇逢劉文烈先生遺集序

人生天地藐焉中
處卽百年亦旦暮

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
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
平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
罔敢隕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
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
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
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常曰
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第非吾志也與
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
當逆闖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
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
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

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卽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大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邱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菖石過余蘇門問序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公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歧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於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世讀

歷歷之文者亦第謂卽先生之人而已矣

周斯盛守汴日志序

戊辰冬余再過杞友人侯運昌持大梁李君光鑿守汴日

志一編示余曰此李君避亂金陵時病且革授其子鑿且戒之曰吾三度圍城中萬死一生所親歷今雖死不忍忘然信口追述復語俚字所不暇計他日有爲我刪定者汝其圖之鑿泣而受之以付梓今四十餘年矣子盍校之以成李君之志讀數過乃刪去繁複二十有餘言稍加竄定嗟乎明季當辛巳壬午間中原寇訖已極然賊素無大志唯務殘掠攻陷城邑不能自守雖烏合實繁而撲滅猶易乃秉均者專講門戶而置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氛以激爵賞號令不一痛癢不關任賊出入兩年攻圍三次而無有發一矢以相救者勢窮力竭舉汴而委之波臣然後起舊督于纍囚付以討賊之任資旣剛復趣戰復急師攜糧絕一敗塗地賊于是入關入晉勢同拉枯不二年而神京遂陷然則汴之存亡固天下存亡所繫也使當軸者早爲汴計庸城者盡如汴之堅守賊焉能得志至此痛定思痛可爲慟哭矣然汴以孤立危城當方張巨寇軍無銳士庾無見糧百計環攻人替死奮斬首

俘馘往往而有至於困甚羅雀易子析骸猶莫不比望哀憤思爲厲鬼以殺賊此亦可見衆志之成城而去兵去食者之果可與立也且夫王有根周世忠之勇決張堅張爾猷之謀畧而李君更以精悍之才奮其忠智不惜貲產不卹妻子周旋於鋒鏑之間之數君者或爲諸生或爲市僧或生或死要皆立志較然之死靡貳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而足以愧當時之操國柄擁重兵者哉嗟呼使李君車營之計得行居今用古駭賊聽聞眩其心目通饑饋以活飢軍引援兵以挫賊勢皆未敢知也與其匡坐以待斃何若出奇以聽天有謀不用徒使五百壯士冒險持糧斬手憤泣自投墮下而城亦隨之以盡不亦重可哀乎唐龐勛之亂圍刺史杜恂於泗州者凡十月食盡恂爲薄饘以給賴處士辛謙冒圍出入引輯援師卒完一州汴之危急何減于泗君之智畧不啻如讜謀之用與不用而有功與無功異焉雖然亦天也天蓋不欲俾數萬生靈盡膏賊刃而使李君與司李黃公出其智勇以待黃濤而藩王官職皆不死上庶亦半渡其數

以待黃濤而藩王官職皆不死上庶亦半渡其數

豈能待波浪哉是謀未始不用而功未始無成也讀是編者可以知其人而不忘其功也

梁熙城守日志後序

都門舊書肆中偶見此冊其原序已失餘有銜名係仲雲

黃公題也予脫泝阨二十有三載洪濤惡狀時入夢間對此蠹編愴然百感李氏固德黃公甚獨搜糧之事予亦願頌德焉蓋壬午之六月廿七日黃公曾至予寓正所謂勸諭賣糧時也先府君濟公詳言邑破入城狀見今家口頗多饗餒難給廳役驗糧者謂囤中之麥不足三十石蒙慨然捨之而去未浹旬而糧廳彭公至矣其衣貌頗類長者乃親鬪斗數竟欲均取十一石據云取半以給兵留半以養民此憲諭也更有見價先府君哀辨過激雖不怒亦漠然如不聞也此後始圖警藏至八月每夕密出四升以二升襍白米黃著牡丹皮乘夜亟爲屑用充次午之一食計于腹日可受麥兩合耳先府君必取二升手付蒼頭令匿袂中且窺避搜括者往給先人叔益叔家絕糧已月餘其寓相去尚里許也中秋日院司道府會議周王府曹承霖言昨盡盤倉版畧充俸糧至十月一日更無

一粒可支矣相視皆掩泣時于家之麥本可延初冬嚮非浮河而出計至十月一日王與院司道府皆餓孳我家與叔家二十餘口能獨存哉夫死一也與其死于賊手無寧死于食盡而况得波流以濟者也將不李公是念而誰念哉

吳彥芳劉叔子窮愁集序

余髮未燥聞中牟先輩有張林宗者年七十餘

凡十五上公車不遇余計林宗之先余生四十年其舉於鄉也亦先余舉於鄉四十年及余甲戌至庚辰三赴南宮試時林宗猶挾鏡硯走長安道志不衰也于是長安道上咸嘖嘖稱爲異人旣而聞林宗去牟卜居于汴汴之金隄泱城爲沼林宗沒于黃流手抱平生撰著書數百卷葬江魚腹中嗚呼林宗生慳一第死不得窆一邱聞者悲其志悲其遇矣今歲己亥予拜命爲牟邑長因嘆來也晚邑無林宗其人矣邑無林宗其人或得有所裨益于其人者與之相朝夕徵文考獻亦足有所裨益于政治及抵牟闔邑之薦紳來顧問座上見兒齒屨眉哀衣博帶則圖南劉先生也余一見如對商羹

周鼎肅然起敬畏心越數日先生又出所著窮愁集相示始知先生年登大耄慕古先逸民抗志震外若箕山不知有堯桃花源不知有魏晉者予因是復嘆牟自遭寇亂人文凋謝已極今乃于烽殘灰劫餘猶得見先生靈光巋然林宗文字瑰異陸離故造成之典刑如在也惟是林宗文字瑰異陸離故造物忌之收之龍宮海藏今先生之文不啻希世奇珍照乘之寶久秘枕中必夜生光怪鬼神闕其室恐有攫之而去者亟宜壽諸棗梨公同好以傳不朽庶其不爲造物所忌乎先生文章品行一林宗也垂老好學不倦一林宗也林宗爲司農公仲子先生爲司寇公介弟其家世亦互相頡頏余今日於牟雖未觀林宗其人思得似林宗其人者與之相朝夕徵文考獻爲政治所裨益舍先生又將誰屬焉

彭開祐客大梁募建信陵君祠引

粵自具茨傳黃蓋之芝圖傳

踪辟穀尋仙蘭邑禱白雲之洞問明禪於幸國祠奉斬蛟緬遺蹟於靈川臺留集鳳鄭鄉春禴難忘

誰嗣餘風涓水秋嘗猶志遺羨舊德紀信鐫碑於
廣武裴公立廟於平淮歷覽此邦載稽往牒地稱
人傑比太室以借崇典肅祠官與長河而俱永凡
以酬茲靈爽樹厥儀型况當姬鼎熊窺羸豸蚕食
翩然公子策士傾心藉甚賢聲強鄰拱手身親一
戰走函谷之雄兵鎮撫七雄爲諸侯之上將告成
功而不伐識先機以自全嘻乎信陵功惟偉矣當
其義形按劍矢鳩怨而能酬志已吞秦怒狼貪而
必報境中烽火奕不爲驚卧內兵符姬偏能竊執
轡監門之吏從遊賣漿之家陋食客於三君阻窺
兵於六國非耽醇酒知難免乎信讒寧近婦人惜
未終夫兵法聽軍中之令義且全仁決歸國之謀
智逾成勇是以龍門載筆特詳漢史之編犧牲告
虔用享高皇之祀豈意滄桑屢易廟貌徒虛鐵塔
風鈴僅寄一椽於蕭寺銀題雲棟未專半席於梁
園恐貽勝地之羞亦重遊人之憾竊見夷門山下
舊壤猶存故汴宮傍開出不少松杉可採無須白
鹿青牛塲埴堪資不待金鋪玉礎駕飛梁而啟宇
殿閣中居橫畫楹以連楹軒廊外敞高臨兀素編

仗劍之雄詩未亥於臺前尚思衝冠之氣庶幾嗣
筵載肅妥侑靡愆輝碑版以常新奠神靈而永護
然而事可樂成功難慮始欲美觀於大壯須勦力
於同人夫以吹臺爲聽樂之區猶傳增築相國本
堯王之界尙事鳩工倘得分彼金錢便可營茲丹
雘况乎名卿學士望古慨慷墨客騷人聞風景慕
地稱四戰右武成風人具五都習豪相尙聚如雲
之古蒞看不日以成功行見良岳峰高遙拱崇欄
而挹翠玉津花發常依画棟
以飄香敬導微言期襄鉅典

顧汧游梁書院講語序

學問之道惟其真而已無所於僞也

今天子召集學士及諸詞臣於宮中面試以理學真
僞論蓋欲以誠實無妄之理訓迪在廷而風示天
下猗歟休哉大梁爲孟夫子游歷之地舊多篤行
君子吟風立雪之槩未盡泯絕惟是習俗波靡志
趣卑陋此非盡士子之咎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
也癸酉春余奉

命來撫茲土凡所以表率屬員告誡士庶一言一行
惟真實自勵不敢少有虛僞以負我

皇上簡昇至意踰期月乃卽遊梁祠之西偏增建書院爲士子誦習之所又念講學貴乎得師進諸大夫而諮訪之羣推上蔡仲誠張先生河洛真儒也乃強請而委重焉又徧檄諸郡邑勸士之有志實學者俾資給以來先生晨夕切劘無間涼燠至秋開封府學侯教授乃拮據其講語爲一編予受而備覽之自立志存養窮理刃行以至盡性至命造就規模綱維具舉廣大精微曲盡其蘊而莫有一言之淪於恫恍狃於聞見殆皆從體備全理中隨在自得者歟爾多士奉先生言勿徒以言視也言之所及以身體之言所不及更以心通之久之而能以先生之言求合乎先聖先賢之遺旨無弗一也

以是發爲文則真有用文章措爲行則真躬行君子出爲

朝廷表樹功業則真實經濟處爲吾黨扶植人心則真實學問庶不負先生提命苦心而余亦得藉手以俾訓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爲厚幸也若夫徇末遺本習口耳而忘精義窮探索而尠持循是猶瞻河嶽者奉

是聖哉余因筆之簡端
爲多士之有志者告

管謁忠遊梁講語序

理學之不講於天下也匪一日矣崇異端者究心於黃者

圖功名者專攻乎章句務淵博者以涉獵見長寄曠達者奉詞章爲律求其辨危微精一之旨闡關閩濂洛之遺以上接孔孟之傳者殆不多觀空乎異學爭鳴而實學久廢也有心世道人心者必思有以挽之講壇之設烏可已歟豫天下之中也大梁又中州一大都會也其俗樸而易其士質而秀造之皆可爲王國之楨範之皆可入聖賢之域司是土者顧可忽乎哉甲戌春大中丞顧公撫豫二載矣利靡不興害靡不除政事之暇尤以造就人才爲首務乃擇士之才華雋美姿品頎秀者胥招而致之遊梁書院中遊梁書院者孟子之祝字也前撫軍閻劄修之今撫軍顧增飾之其爲造士地者亦有年所獨是模楷非人則準繩莫正實學不崇則志趣紛岐公軫憂之於是博採羣議俾余撰書幣奉安車延上蔡張仲誠先生主之先生至建講席立規約鳴板集衆闡揚經傳務革俗學崇

實履反覆辨難日昃弗息聽者竦侍罔弗磬折服
膺咨嗟蹈舞以爲生平今世而得備聞昔聖昔賢
之秘也大中丞及藩臬監司皆親造堂上父老杖
杖觀之遠近喧傳爲盛事焉居旬月擔簦從學者
益進講席至不可容廣文侯子誌其講語彙梓以
授余余受而卒讀乃嘆先生之爲真理學名儒能
續不絕一綫之道脉於勿替也先生上蔡甲族蚤
歲卽負盛譽戊戌登春官初仕內黃令再舉尹資
中所至皆有惠蹟無非本其正心誠意之學以施
諸政事故治黃而黃治治蜀而蜀理使非身體而
力行之者孰能若此前後兩去官凡居林下者近
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貴顯唯日講學於嵩鈞汝
蔡之間所著有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書諸
集皆精微淵湛直窺奧妙年七十餘步履弗衰四
方學士多歸之咸稱曰上蔡夫子先生之學以立
志存養爲先以窮理力行爲本而以盡性至命爲
歸所言皆孔孟之真所守皆程朱之緒不務高遠
不涉虛寂旨不過仁義道德之實行不出日用飲
食之外學者得之則可以淑身而優入於延登之

本在房言學之大而有本者此也孰謂先生
一日之訓廸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直淺渺哉

一曰文信 與河關城對鼓人亦未正對書

補遺

明翁大立中州人物志序

宋正西亭先生受聘纂中州通志歷朝人物既撰次

以傳復取國朝一百四十人做世史述其平生各
爲論斷凡十六卷藏于家仲氏西園君寓書徵序
予讀之卽予督學中州時與公商訂鄉賢也鄉賢
祀諸學宮國家故典予恐其濫乃妄置評焉曰有
一鄉士有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祀于邑一國
士祀于郡天下士祀于省不宜祀者黜公曰不可
祀于郡者下之邑已不堪矣况黜耶予曰公之言
厚矣遂不果行今觀公所采錄皆河嶽孕靈而壹
稟於中和之氣非偏方比然世隆則隆故盛於周
再盛於漢又盛於宋特盛於今今談理學者盈天
下孰與薛文清曹月川閻子與談邊務者盈天下
孰與馬端肅許襄毅談詩者盈天下孰與李空同
何大復其他秉忠義植風紀敦學行展經綸若鐵
南陽軒鹿邑顧太康耿虛氏黃封邱李文達劉文
靖王文莊劉文肅何栢齋崔文敏許忠節曹新蔡
諸公未可殫述皆所謂天下士得一人且足爲一

代重况若是多耶於乎盛矣昔孔子志三代之英
深慨杞宋杞宋固中州邑公爲斯志體裁渾厚而
文復雅馴萃文獻以鳴國家之盛使孔子可作必
曰吾有徵焉真良史也公高皇帝七世孫諱睦椈
別號東陂居士以學行簡爲宗正早歲講業水竹
居之西學者稱西亭先生隆慶四年秋八月望日

金立中州人物志後序

粵昔文獻不足二代無徵
夫子傷之史遷氏表記古

今人物詳矣然或以硤混玉至是非謬於聖人其
抑也不爲訾而揚也顧見病抑何貴也君子謂立
於堂上斯堂下人曲直辨焉深有味乎其言之也
故曰作史有三長博撫惟精考辯惟核擇取惟公
斯其爲堂上之見也若遷氏固甲甲堂下處矣奚
三長足云也且志人物不獨表賢爰以考世匪惟
傳信抑用樹風世昭明則才賢輩出德表信斯風
教攸彰是傳志者主在勸懲低昂者衡以萬世是
焉得而弗重矣乎夫聖作物觀龍興雲從上有肇
運之君下必生翊命之臣朝著純德之士鄉必盛
不二之老揚鴻烈章緝熙若唐虞之朝九官十二

云三代盛時俊又在官雖曰無遠竟然故家遺俗俊民逸老亦往往表見於簡冊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兩河當天地之中陰陽凝會川嶽靈奇自上世以來河出圖洛出書賢聖繼作參天翊運邈乎不可尚已後世若希文君實之相爲百代殊絕人物伯淳正叔之學接孔孟千五百年道統其他名儒碩輔未易枚舉迨我皇明重熙累洽道化沐浴哲士聞人應運迭起而中州哲產及流寓北彬彬籍籍甲於天下故或潛心理學涵泳聖涯或奮迹經綸據猷王國或危行足以正風或修文足以擅世或鳴鑪提旌策勳鉅柱之標或捐生執義致身首陽之節或屹立於朝端或表著於郡邑或孝動州閭或嘉遯泌水他如介胄之士藝術之流效其謀勇據其巧智亦往往足述焉一何盛也夫靈石異卉必籍產以明珍大貝南金必標奇以紀勝而况哲人君子爲國大寶據其行事又可畧與西亭先生淹貫經史上下前古及當代人物若屠屠臺而騁望衡鑑周矣而茅土之邦帶礪之地尤其所注心焉爰據考信博以見聞本行實以紀傳因先後而敘倫蓋自國初以迄于嘉靖人物凡

百三十有奇爲卷十有六各爲論著品裁當而撰述精取舍公而輿論協核而不俚婉而有章誠哉其三長之具乎非博物有道君子其孰能之也夫述聖者必修之踐履相君者當先之大節行貴正而不激文尚華而不靡樹勳者匪生事徼功執義者不殉名自顯立朝本正直忠厚治民在循良子惠孝出純誠遜從所好斯達人之鴻業而哲士之上行也歷觀所志人物卽所標樹大都不是越焉信乎夜光明月擘若前陳上昭我國家之盛而垂休示鑑真足以風乎後之君子爾矣然是志也行人人殊矣論世者將何適焉竊惟責人太備非與物之宏心也偏行自守非盡已之全謨也故語學術則薛文清之力行曹月川之篤信亦孔門之所謂循也進而求之其必洋洋乎伊洛之盛哉語事功則馬端肅之經猷劉文靖之獻納亦管蕭之儔匹也等而上之其必耿耿乎莘野之烈哉志伊之志學程之學庶幾才全德備而節義之崇峻文章之炳蔚舉兼之矣斯則尚友千古蓋不特一世之人而已也是編所藉夫豈曰小補云業成西園子

之西亭子雅志春秋恒爲是非之未公也闕而好是以徵其實云

開封府志卷之三十六

終

卷之八
春林臥飲
余言聖人
黃頭十八卷

開封府志卷之三十七

藝文七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

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日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畫淇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隴爾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栗若墜若覆時維隴爾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丑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谷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邪以固風氣以開

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餘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法法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宋

祖無擇欽奉堂記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也四表面內萬

方砥屬年穀屢登瑞物山委昆蟲草木罔不楙遂狗東人之勤請旣告成於岱宗因西土之望事乃展禮於鄆上皆詣闕抗章者五帝不得已而俞之及齊輅啓行再宿而次於鄭千乘萬騎溢郭填郭後之民共承相慶歡聲和氣雷動雲浮千里之途壺漿襍選亦旣瘞玉翁受蕃釐駕言還京復茲駟駟賜酺一日就見百年曠代之儀靡不畢講於是周覽原隰俯詢風俗爰擲膚藻發爲聲詩永懷先賢中戒有位聖人之作豈徒然哉爛若三辰之逝明鑑若八音之合奏昔漢武帝橫著辭典方之我朝彼多慙德邇臣建議願刊翠琰以示方來石取諸他山成之不日刻畫稜嶭勢含飛動垂之千載其不朽矣先是立於便廳之南雕甍以亭而制

人下車十旬始謀遷置得地於黃堂之背度材面勢作爲新堂巋然其崇穹然其深軒窓門闥一皆取稱且榜之曰欽奉鼇螭下土如珪斯植其亦庶乎尊帝王之制聳郡國之觀也夫臣之事君貴於不黷愚者之慮不在茲乎謹用真書識其歲月云爾

張文潛咸平縣丞廳醑醑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

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鎮爲咸平縣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年始置丞於是遷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醑醑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繁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醑醑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安史以來藩鎮四據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執祖仁宗受天命神武四達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肆我章聖皇帝

誕承祖武以無忘六功寬賦薄西四方無虞休養
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
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
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
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
矣於是封禪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德
意入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駢是宜一草木一瓦礫
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駿功成烈餘醪
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
與夫旌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可不愛哉

進學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一日之間出

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
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孀與夫誦說講辨聖
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
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
曾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
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
深念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未
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晝之所

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曰其爲士
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
天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
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上
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
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殽蒸
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會哲風雩詠歸游
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疾病
之際未嘗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皮
膚攘撥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
之未幾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
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
亟捨於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
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
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
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故君
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今儒者之功不大見於
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學
未至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
則夫爲仕者可不勉強元豐乙丑余官於咸平治

其所居之西卽其舊而完之旣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憊也則卽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情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明張鹵張氏義田倉記

宋范文正公曰吳中吾宗族

祖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宗祖來積德百年而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以人家廟乎故置姑蘇義莊良田數千畝以養群從之貧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日未歲鎌與嫁娶喪葬皆贍給有數鹵每誦其言思其所爲輒嘆夫自秦漢以來譜牒法廢其合族復古之義猶幸于若人見之也吾家自唐末始祖順由東兗恩州西遷來豫家于康邱號康邱張氏歷五季宋元及今康邱城距今儀封縣治此三十三里距小朱鎮三里當元末兵興舊業寢廢我高祖考大中公

世創辟所艱苦經營開始肇基之地乃以是六百
畝中耕刈所入或租直所易歲積穀二百斛于園
歲凶亦必別方取足俾從子遠孫積主之凡宗族
婚喪則取之給辦吾宗族之衆稱雄豫土慟思幽
爲舉人時則諸父在者十六人諸母十八人登進
士時則在猶強半三十年來諸父之行俱無一在
邇年兄弟喪逝者至四十三年姪孫者十人皆無
期功與總之親中多近逝者困于遭喪先逝者權
爲藁葬其諸婚嫁半不及時乃約爲凡婚者穀五
斛嫁者加婚之一喪者穀八斛葬者加喪之二但
五世厥例惟均其積餘之穀另收別困以備不拘
五世婚喪與雖無婚喪但年七十以上及年未七
十以貧至不能舉火者則隨時量事周之不以例
限予自巡撫恒陽歸歷辛癸甲乙行之四年既喪
者舉權者厝婚嫁俱稍及時輿情允協今復明宗
子之法俾司此定例額田永爲遵守夫鹵繼祖之
宗也以繼祖之宗而敢胷肩合族之任者以吾家
自入國朝計之積百十餘年而始大發于我祖考
光祿公于此欲爲而未遑我考中丞府君繼之方
爲而有待在父祖相承卷卷之意鹵心識而耳熟

焉若乾沒而不以白者不孝自我高考考于國初
開始仕進科名世沾一命及我祖考歷九命崇階
以保世滋大鹵承其後又上襲累世之餘休登第
任官二十餘年亦嘗叨躋九列受國祿秩寵靈不
爲不厚在已旣不能報效毫末若又惟沾君祿以
營私不與宗族共之而共竭其所以爲報者不忠
故因思古人有得此心與事之同卽歆艷效法之
云不敢強附昔賢但求自盡其心而各隨其力之
所可近心盡則人無古今力盡則事無大小隨緣
依分皆能自靖以獻于君親且俾吾家衆席先澤
則當思所以體親心享國恩則當思所以酬上德
協義申精神明照鑒夫不孝不忠大罪也強附
昔賢以務號招于世鹵爲深愧義之所不敢出也
能使吾一家之衆旣知思以體親心又能知酬上
德斯固家傳忠孝之良圖而犬馬之至願也故鹵
敢于冒昧爲之也于是卽悉夾斯言刻石以記又
附列所當相交儆慎修
十事于後以並勗族人

劉文會重建留侯祠記

往余壬辰冬奉命蒞是邑

治遇雨卽仆仆卽治蓋留土泄鹵善壞類如此未
幾甲午鄰境饑轉糴騰價而吾民亦饑當事者移
檄安集之徐寧騎漏卮村落一目至城西南十里
鐵爐寨見祠址壁立蒼莽極目訊之父老曰此漢
留侯祠也余曰此留非下邳留渠安得祠侯父老
揖曰我等椎魯不諳史猶記宣宏間長者傳言黃
河南下漂泊一槎來里兒偶獲泥塗不甚辨久之
迺肖象也背鐫子房字因呼衆往祀之爲起祠決
歲曠潦禱焉輒應不然我等幾立槁侯惡得血食
也余曰其然豈其然乎夫留古高陽鄉酈生嗜酒
之里而陳曲逆戶牖鄰封也彼侯徂擊祖龍博浪
處非密邇渠邑哉且焚籍灰燼學者謬執遷牒以
爲符券彼留安知非此留也矧劉項相拒京索去
此幾舍而食其弟曲周商洎灌嬰輩俱產此方戎
馬倥傯侯杖策而說沛公又安知非此地也河上
流業有祠此槎胡爲乎來哉第祠僻遠卽治春秋
奉蒸嘗罔便而侯又九朝王者吐哺師也渠等于
禮亦不得祠盍移城東郭闕父老曰諾我儕小人
自聞使君論始知留之有侯而曩之祀侯僭也余

遂量才鳩工甃甃棟石建堂三楹門牖俎豆既備
既飭外爲大門冠以石扁頗稱輿望是役也經營
于二月初五落成于三月二十事竣率官師弟子
員繫牲醴製嘏辭以告侯而仍以移建始末勒之
貞珉令後之
好古者覽焉

張寧譚公北渠記

吾襄之租賦甲于鄰邑而強半
仰給東南乃其地上濶而處卑

勢若仰釜西南壓于栢寧其西又爲驀嶺所逼每
遇秋淫兩岡之水憑高而下又西仰大河汝水泛
決衝突其中中不能受四溢而爲民害則曠土盡
爲浩渺三五村落幾爲湮矣是以居是土者每苦
其瀉鹵難耕田旣無所獲而逋賦年積遂荷担而
去者歲無虛月我邑侯譚公襄帷之初卽詢民之
疾苦而被水害者如李士論黃書崔竹等又爲之
言公乃據騎往閱之乃曰水之所以不能流毒者
唯其吐納兩無礙也茲誠甌窰地仰受旣多而不
能疏一竅以歸其餘卽大海無尾閘則中國爲壑
矣矧茲地形環而濶色澤而膏易下筋力以長

鄉之旅魂也而晉通者又後先不少假是速之去
矣吾其有以圖之於是委鄉耆方汝文暨義官劉
尚禮以任是役汝文曩嘗輸積鑿渠以洩蓄潦試
有徃效尚禮敏給多幹材且居隣此土又俾李士
論等五十餘家以分其事爲之面形勢之迂紆酌
道里之遠邇計徒備之多寡量時日之久近勾役
于濱渠之民計工于殷積之家以牛課工每牛二
則工一日每工一則給以官糈升之半工不濫逮
民不輸貲乃自兩岡之東析爲二渠其南渠則疏
輿十九里厥工蚤竣茲北渠緣有馬濫柳溝二渠
久闕漫不可沿乃摹想其勢而疏之又鑿小渠二
以納支流俾併歸而東入于臨穎之渚水總計從
長萬一千三百四十丈衡濶丈之三尺深較衡減
三之一擬南渠工倍差焉渠成而行旅者幾成斷
塹又廣制橋梁修圯者九劍斃者三今迄就緒時
僅閱月需不踰三百緡費少功多時促致遠豈地
之升沉有時而祛弊蝨苗之績良有待歟卽今夏
旱甚甫入秋淫雨決旬茲地茲渠波流而逝者如
駛卽濡髮塗體之民若就埠土而壩槩之隅隨獲
佈種此非其明效歟則鄴水萬金信非異人任也

自是則逃移者復蕪穢者墾公家之租稅亦易易
 舉其流澤固可量哉然人心多且夕偷安之念原
 隰無百年不廢之功且陵谷易于變遷何言溝洫
 哉此善作善成兩相資借倘旋淤旋疏則事半功
 倍而此績當久久不堙此蓋任事者與紀事者意
 也不然邑侯之治行高等未易述則亦安用此一
 片石為哉公山東萊蕪人舉
 夷戎進士號笠石諱性教

關紳癸丑保障記

扶溝郊圻平行戎馬所必經之地蓋自國朝以來不知幾戒嚴

矣乃孤城被圍若累卵而僅存者前則霸寇今柘
 寇禦霸寇者涿鹿王公先達羅憲使紀其事矣禦
 柘寇者江陵錢公公不習兵革聞警漫不為意時
 柘寇師尚詔業已襲破歸德軍屠鹿邑轉掠太康
 且將達扶之境蠶氣甚惡何孝廉條上城守四十
 七策且備述其屠戮狀公疑信半也惠民河去邑
 東三里策有斷橋設遊兵河上使賊不得薄城公
 斷橋不設守賊至果阻河驅上人或橋始濟以此
 得間稍稍為備八月初十日晡時達城下結壘東

城頭攢眉賦詩孝廉拉以覬賊公說髡仆地面色
如堵孝廉疆起之猶戰慄不前口期期欲亡去孝
廉曰去將安之有死守已耳孝廉遂誓衆曰邑中
生齒數萬係命此城孰無身家孰敢自愛其死衆
唯唯聽命寇初以遊騎蹂四圍時詭言某處已先
登矣用以搖蕩我士心孝廉爲令臚語如曰某處
無事瞬息相聞又設伏城塹中伺隙突出奮擊之
殲其二虍一爲僞指揮張相一爲刮地風賊轉益
怒甚併力擊我東門至無遺力擁田車埤塹孝廉
令東芻灌膏焚以投車車焚已又斬大本約版驅
虜掠人背負及走以薄城門其酋首執長矛刺腹
城上運矢石如雨終不少却相持自酉入夜以至
月落矢石竭取屋瓦以繼一時分督諸士多歸恤
其家獨孝廉屹然立矢石間左揮右顧應變如響
人情涵涵托孝廉以爲命寇且困乏食退自歛戢
孝廉曰賊駐沮洳塲不習其險乘黑夜擊之可以
得志于是戒敢死士百餘授以方畧將緹城賊亦
宣言研濕木爲桴橋伐樹作丁丁聲固量吾爲劫
壘也已潛師去之矣孝廉復欲要歸路使無得脫
公怖甚勸止之第曰窮寇勿追云爾是役也紳嘗

持鞭弭從事故得悉之目睹者于時邑父老皆曰
賊衆半霸寇而恠毒兇悍不啻過之且嬰城設守
出自令長者其勢便而從旁強挽之其勢難孝廉
不握寸符奮臂姻黨間左右唯所擘畫邑父母委
心孝廉唯計是從不疑其逼不議其僭卒能保孤
城于纍邪此功豈謂出涿鹿下哉錢公諱仕甲辰
進士何孝廉諱岑庚子亞
魁其後仕畿內稱循吏云

羅珍扶溝王邑侯保障記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拓
帝王未有之十宇列聖

丕承益勤明德垂百四十年餘民不識兵乃正德
五年逆瑾竊柄濁亂海宇文霸醜類乘間竊發屠
城坑邑幽冀騷然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敕天
下嚴城勒兵以防奔逸時河南郡縣恃洪河天險
多事因循獨我扶溝王侯毅然而作曰烏合小醜
敢橫行河朔者有司無備故耳實墉實壑實資保
障則爲之築高濬深三倍徃昔樓加重簷梁設棧
械市民登陴以守什伍相聯鄉民受甲者分隊游
擊首尾相應然後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士皆奮

至九月醜類一枝山北洋竊渡陷我虹縣劫我靈
璧漸逼我濠梁余請官軍丁壯延守渦淮分截要
害賊知我有備乃趨蒙亂渦戕太和覆沈邱遂入
我河南余內懼走書于扶促弟子携家趨汴以避
之侯聞愕然速學博吳君大田輩議之曰羅公以
眷屬留家謂扶可守也今舍我去賊勢必大猖獗
所不同心弩力以斷保全如國法何南門東門較
吳君守之郭君卓倫北門王君綺西門侯皆中四
應越明年二月賊果過汝寧襲上蔡芟項城掠西
華遂寇我扶溝攻圍三日夜侯乃督勵守禦隨賊
所犯指授方畧矢石所擊鮮不輒中賊仆之勢大
折遂解圍宵遁破鄆陵而走鞏洛侯又慮人情乘
勝懈不爲備又進邑人而告之曰賊之所過郡縣
輒如拉朽獨吾扶奚翅無虞且大挫其鋒勢窮東
歸必甘心于我但保守之具猶多疎失爲今之計
必大加修飭乃克永濟民翕然用命於是翼以重
樓環以外隍四隅置樓以備瞭望設高舖四周爲
守者番休層城重壘儼乎天關金戈鉄馬屹然重
鎮至三月賊梟出鈞陽而來闕吾扶戒嚴遂抄許

襄而南一邑生靈終得保全厥功懋哉初逆寇之將及也公執城役未畢當道有暱公者慮彈丸之不可守檄公入行省治兵以他佐領攝縣事公曰吾受命爲邑貴富死事去則邑誰與守於是却攝者毋來一意爲繕治計甫三堞未完賊已薄城下矣此其志與睢陽嬰守何以異而卒至保全則又無前之績也公諱廷華字彥實其先通州人大父以戰功拜涿鹿指揮使族屬因家于涿公起明經爲輝邑博士以異等擢扶溝令云

周吉中牟鄉賢祠題名記

是碑也爲拙軒王公郊登饗鄉賢乃併因昔賢

在祠之名而立也夫一王公之祠也胡爲乎併昔賢而題之也蓋昔賢之名不題則王公之美不彰王公之美不彰則昔賢之名不傳因王公配饗之始而兼名昔祠之賢前有所傳後有所彰是固時數之有待抑亦風化之有勵矣昔祠之賢爲誰曰楚司馬田基也則以臨炊鬲而不與佛髀叛祠焉曰秦徹侯石中美也則以剛鯁而不遯秦王悅祠焉

之策而祠焉不有西晉侍郎蒲岳乎祠之非以才
名冠世桃李河陽哉不有五代義士李冠乎祠之
非以勇克逆賊安堵萬勝哉不有宋員外郎李頤
德乎祠之非以敏明好學見美于劉贇哉在大元
也不有兵部尚書張珪顯忠校尉朱信處士蔡郁
乎珪以條陳八事而祠信以威望四路而祠郁也
行傭供親色養不忘耘田帶經累召不進祠其宜
哉在國朝非耆民于寧邪請代母病試嘗毋糞既
嘉獎於陳憲副選復敬重於李中丞行其祠也豈
過情歟自是而降寥寥百餘年人無祠之而拙軒
公始與則何所以也蓋毀譽出乎愛憎愛憎出乎
勢分故卑以收取容交以厚甘誣取容則誇甘厚
則侈誇則失實侈則過有斯二者將何採焉惟學
校者勢分之所不及愛憎之所不奮也勢分之不
及故其言公愛憎之不奪故其稱信今觀學校士
論之公舉拙軒公也皆說其實道其有烏有所謂
誇誣者邪而况拙軒公歸老矣又無有當今所謂
之勢分也則夫愛而譽之于祠豈取容甘厚者哉
然則是碑之樹使後進之士快睹景仰知先達之

可學指而追之曰某也孝吾事親之則也某也忠
吾事君之則也某也廉某也義吾臨官臨財之則
也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斯鄉祠之賢不可謂不有也苟不取之以自成
其德則斯碑也徒爲居幽而斯碑也祇爲鎮石焉
爾矣有志於則象前修者勗之若夫拙軒公家世
歷履已悉諸誌與夫鄉士大夫之所以公舉芹邑
之所以呈允而饗祀之文移案牘謹刻諸碑陰用
垂不朽云

曹亨復修河防記

項城爲開封屬邑僻在陳蔡之
間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城

西北有黃河故道上游朱仙鎮漚古汝水入境經
南頓新橋下達潁州入於淮城西南有虹河源出
西平逾上蔡入境通韓劉橋吳四橋下達新蔡漚
汝河亦入於淮中間支河則爲包爲虹爲沙上聯
高水登澄口趨廣陽坡漚爲三岔口亦達沈邱大
高而五河者寔項之火襟帶云古之人畢力溝漚

不
其
不
其
不
其

至則汎濫逆行而葦窳陸沉官民長慨始議
以修復之者矣先是戚侯袞魏侯勳亦嘗咨訪
大略有志而未之逮隆慶辛未賈侯來知縣事志
切安民周爰咨度備聞水患之故思爲預防於是
申白上官報曰可乃動大衆循阡陌順水之性而
利導之北曰廣陽坡尋舊跡開支河四十餘里導
閩家坡范亭坡之水匯支河以歸於黃河故道南
自清淨坡鄆家坡開新渠五十餘里導韓劉吳四
橋之水以歸於虹視水勢之緩急以定河渠之廣
狹不妨民事不費民財役民如子而民之趨役若
歸矣經始於辛未二月工成於壬申十月諸渠繹
絡水患既袞尤慮百川灌河而岸將善崩也爲之
築堤三十餘里其保障之功顧不偉與邑人致仕
官鄧糾弟子員婁紹等持舉人閔子廷梓具狀求
予文予惟守令之職務在安民擇可勞而勞之則
所以利民者深且久粵漢召信臣治南陽行視水
田開溝渠民享其利後杜詩繼之因而廣拓田土
郡遂殷足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稱今賈侯爲民
興利功畧相彷彿不有所紀則後來者不知作者之

故卽有召杜之志抑何述焉余特爲之書以識不
忘云侯名明遠字惟精號文材山西汾洲人以鄉
進士授今職諸所設施
皆善政茲不得槩書焉

許讚薛文清祠堂記

道貫三才而天之運地之氣
人之靈必數相符合時相適

值而後聖賢生焉人者天地之心也聖賢又心之
最靈而粹者也此聖賢所以爲大也河津薛文清
先生巍然爲明時真儒而天下信之豈無故哉先
生負純正高潔之資懷博浩精邃之學持勇往必
前之志是以出處光明建立俊偉信道篤義壯老
不渝死生以之至於所著讀書錄尊祖五經出入
濂洛關閩諸家表章發揮不止數十萬言屹爲一
代儒家宗旨豐城楊侍郎濂奏爲本朝儒書無先
於此陝州張給事九功奏爲立德立言無愧董仲
舒吳澄誠不易之言也公之生謂非三才之會而
乘時獨出者乎嘉靖二十五年今皇上卽位之初臣讚
以布政司叅政具奏崇真儒以隆治道事請以文
清從祀孔子廟庭予嘉靖十九年皇上渙發綸言

待懋舉今乃河南鄆陵縣立祠以祀先生鄆何祀
蓋先生之尊府君貞仕鄆陵爲教諭永樂庚子遷
時例以先生應河南鄉貢卽舉解元辛丑登進士
第有司立坊於鄆以表宅里是先生之涵養造就
在河南爲久而雅範懿澤廣被深漑於遠近者從
可知矣其祀允宜是舉也邑人給事中文岡陳棻
實始其謀其札於巡撫秦安胡公餘姚魏公悉與
感慕令有司建祠以永祀事知縣汝願經營未就
去繼尹者進士金陵張祥晝理周詳邑之人士及
工役罔不踴躍宣勞祠成陳子復備疏請於聖明
欲大加表章下禮部議令守臣將原造祠宇再加
光飭春秋致祭建坊新之則是祠肅然爲勅建之
所而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典炳煥於中土矣至是
陳子暨先生鄉人給事中許君天倫徵文於讚以
紀始末讚惟河津在平陽蒲坂安邑之會先生秉
地秀而乃發祥於中州關洛之界至今鄆鄭間人
於先生喜談樂道一如鄉人鄆人登進士者自先
生始迄今甲第十餘人尙書張公睿劉公璟翰林
杜公懋大理丞魏公璋行人張公弼都御史魏公

訥劉公訥藩叅陳公溥及令嗣給事君棐也甲科
相望人賢懋作豈非因先生而私淑者乎都憲劉
公嘗摘先生之錄刻於家塾心識之藩叅陳公仕
三晉蒐輯先生遺書獨多而向往有加今文岡爲
先生建白如此可謂孝承先訓忠告嘉猷矣嗚呼
先生道義純粹程明道涵養正大類魏了翁劉
毅不回類劉元城自今觀之嵩高巖巖洛水泱泱
三吳取鶴山之勝跡嶺南標鐵漢高棲景行先哲
今古同心泰山北斗具日其瞻北望克舜禹三聖
都會之境斯道本原之地中條河汾間先生之闕
里在焉與中州是祠可謂常存不朽者矣茲役也
祠堂五間左右廂房各三間列爲厨庫前堂三間
兩廂亦如之爲生儒習業所重門周垣罔
不整潔丹雘金碧煥然蔚然義得併記云

李濂惠民局記

嘉靖庚申春二月開封郡守衍齋
周公立惠民藥局于天漢橋之上

工旣定乃饗祀岐扁太倉以來諸醫師而落之其
寮屬僉謂公舉久廢之政以利民宜紀其事于貞
石以垂示久遠乃問記于濂記曰開封舊有惠民

爲臬司公署而局建於城之東亦不復施久無議舉
之者自公之下卑出遠其法爲害民病滋甚而城
中積木橫溢淹沒民廬三不甯以居公相度地勢
乃得其故蓋汴河貫於城之中比歲涇塞水無所
流公下令開濬之泰得通流而天漢橋飛虹百尺
雄跨汴河之上實爲一方勝槩橋之東舊有河神
廟狹隘湫隘靡堪妥靈公仍故處改建神廟三楹
丹碧黝堊煥然一新乃於橋之西肇建惠民藥局
而高廣與廟埒云公復清查郡治前官地民之僦
廬者議可得白金若干置辦藥品足供一年之需
而涇源縣之香錢弗之取也爰命醫官楊孟賢等
典其事日施砭劑以濟貧民之病者議既定乃白
其事于巡撫大中丞臨溪張公巡按侍御月巖孫
公暨藩臬諸公咸嘉允之抑是局也路當通衢民
往來絡繹弗絕凡有疾而至者咸集柵外而內科
外科各司其專業於局中對症投藥疾者瘍者
皆有所賴坐使四境之民咸登于壽域公之陰德
及於斯民者可勝計哉按周禮病醫掌養萬民之
疾病四時皆有癘疾而疾醫領之今內科之所司

者是已瘍醫掌腫潰瘍金瘍折傷祝藥副殺之劑
今外科之所司者是已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則
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今之施藥以
救貧病者是已我皇上子惠困窮仁恩洽於四海
輦轂之下累歲施藥普濟群生天下臣民傾心愛
戴公仰承德意施藥于郡中然窮簷蔀屋之下荒
村僻壤之氓多有疾病纏縈臥于牀蓐或竟夕呻
吟或經旬痛楚欲求醫藥苦乏購資一聞施藥之
令咸扶掖而起迤邐而來望州橋而引領懷藥畏
以言旋莫不感荷皇仁謳吟善政懽忻鼓舞于道
路之間者蓋千萬其人也昔范文正公自謂不爲
良相則爲良醫其志蓋欲濟人利物云爾公受命
領郡綱紀一方有相之責矣施藥活人效醫之能
矣一民疾病則曰我病之也一民天札則曰我斃
之也不亟起之何以子之不亟瘳之何以休之心
禹稷憂世之心而廣岐扁回生之術良相良醫兼
而有之矣程伯子曰若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公之謂也公嘉績著聞超遷伊邇尙賴後之君
子謹視而修舉之則闔郡生民之利寧有窮乎公

全立石

楊 徐氏義田記

說者曰自宗法廢而後有義田或謂義田之不如宗法公且偏

也非不知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獸存也久矣然而天下之倡義田予族者蓋自宋之范文正公始厥後此舉寡聞或者食人者忘爲德而食于人者忘德人其弊令食人者倦于施子而食于人者忘其勸嗟也詎意義田之舉復見于今日乎吾杞人民鱗次風俗醇厚而家無餘粟輒近來紛華靡麗之事家習而戶行且也乏范蠡計然之策子子然祇知荷耒耨犢册厖拮据東作西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家徒四壁者如林如藪會萬歷十五年黃河汎漲洪流決潁杞中森然一水國而禾稼盡淹沒無形家無擔石之儲人有枵腹之憂甚至吞草根咽樹皮以延殘喘而饑天業已與黃泉隔壤矣末幾則疫癘流行菜色者曷以勝天災酷斃盈野累累相望吾杞徐氏先侍御雲臯公曰吾貴爲御史旣受君之廩祿得日進饘粥以無虞柰何令期功之戚日啼饑浮見族中死者枕籍又慨然

憶曰吾貴爲御史當封其阡高視南陽柰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羸賻乎是吾之罪也夫於是徧告諸族黨曰饑者我糜死者我瘞乏者我周此雲臯公之甚盛心也柰之何有濟者有未沽其濟者雲臯公又扼腕曰嗟嗟吾欲行仁而不能博其何策哉計置義田以爲賑族費言未行而雲臯公倏棄世此舉幾墮有子侍御仁宇公心聆尊人之遺言而未敢忘也會延堪輿迎其尊人歸窆安卜吉地於本邑鳳凰臺郭家岡以厝其柩中則建之享堂以妥其靈是日仁宇公再拜泣下曰某曾聆先君子之遺言志欲置義田以振族柰何先君子既逝而繼志述事之責某將誰委不然其秉鬻鬯於先子隘坵之間洵然有餘忽已於是因營其尊人之墓捐金六百餘兩擴田畝得六頃三十畝除墳墓享堂道路二十八畝外尚有田六頃許主人盡輸之于族號曰義田每歲課資可得一百二十金一年之間應徵納費禴祭者已去二十金又封二十金以爲修理用餘八十金以養濟群族之不足族有軍役稱累者歲助六金婦孺苦節不再醮者種

無嗣貧無倚籍者亦以月計供之如貧寡婦例焉
至丁婚嫁死葬亦訣其家之殷否以爲助之豎殺
貧則男助三金以爲婚女助一金以爲嫁葬則助
其二金若稍殷者則殺半矣假令無事可費義餘
尚存則日積月累貯之爲救荒計仍擇族之長而
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輸田者不得而舉焉雖
億萬世子若孫靡敢輕易其則雖一壤之士有輕
動者輒以官府治之嗚呼仁宇公此舉豈眇小哉
余觀今之拖紳紆紫統綉貴介之夫持梁齒肥鮮
衣怒馬擁輿蓋盛駟從高樓廣廈雖鍤縮錦藏獲
羅列豔舞嬌歌止乎一已而不顧其他甚至子姪
兄弟有操壺瓢以爲溝中殍者視之若秦越人之
肥瘠然畧不介意而仁宇公獨留意宗族俾徐氏
之人日有食歲有衣老有終幼有養男女嫁聚凶
葬皆有瞻嗟嗟仁宇公仁人哉公乃又不自德曰
吾父志某不過繼之已耳余曰公詎不聞詩乎詩
曰孝子不匱禾錫祚印公豈唯仁人亦其孝子也
公父子同官侍御其奇勛偉績未易更僕數俟采
風者自有定論余不珍咳唾爲公義田之舉喜而

記之

李戴重修名宦祠記

名宦祠爲名公宦遊吾延者祀也舊與鄉賢祠並建戟門

左右年久漸圯鄉賢後裔輸貲爲修其祠縣尹劉公觀名宦則慨然曰此有司事也遂捐工修之既竣事命予爲記予稽祀典凡有功德于民者祀之名宦所祀諸公非皆有功德于吾延者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官斯土者原有父母斯民之任故民之被其德者去而思歿而祀亦猶子孫之祀其父母祖父母不能諼也爰稽吾延邇自古其爲民父母者不知其若干人矣而祀于祠者則無幾蓋心思運于一人而德澤及于百姓功德被于一時而祀典垂于奕世上有是施而下有是報其理固然向使爲民父母者以傳舍視官以秦越視百姓鷺鷥其政令而漁獵其脂膏緝可革面豈能裕心在任且側目而去後奚崇祀也後之官斯土者觀其祠思其人將必惕然省曰予今日所握之符節名公之符也所沿之政諸名公之政也所循

視自移自利潤囊橐爲子孫計者真霄壤懸矣則
斯祠也固所以報前功不亦可以垂後範乎劉公
豈弟君子也雅有鸞鳳之譽乃於茲祠而銳意修
葺者又可以規景行之思矣因其請
記遂筆之石俾爲父母斯民者觀

王惟儉役支記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

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
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徃歲比者未旺口之役
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
半而悠悠之論尙有異同乎何容易也昔宣房之
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爲榱故孝武歌之謂舉長菱
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彼其薪菱卽今所賦
之梢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子今開州地也去
淇二百里遙矣天子親沉嘉玉良馬公卿從官躬
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其故有尙不能督
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役之難
獨累乎柰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萬之稍草而獨
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之矣甚

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貽之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賈徵逐之資操畚者賴緩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歲匪恒稔弊漸旁滋卽變法之人未轉轂而已立暗其害矣而業自誤之不欲更也幸之官賦有額物直益湧支納叢奸監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若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小民之避之也若淵醵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府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徃謬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累議累駁累減支移之往來上下之叅訂凡七有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濱河之州縣因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而達陝魏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茲邑稍草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敵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二十年敵一年之役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區也力饒而易舉地邇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會也輪蹄之輻湊百凡仰給焉恐素傲賦不克是懼而可復以

各之部其屬懷衛之墟隴軌幾邑蕩所幾節豈盡
之邑之獨虞也者獨怪守上者據城府之見分疆
賦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吁亦不愆矣不妄因是
而莫復故法之不易也由今而溯變法之日垂十
餘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牒之稽復歸磨
滅豈其放軼以至于斯無乃疆場旣殊肝腸自易
而遂不欲出之以爲証耶更數十年後何所底止
也且今之法亦稍稍非舊也舊取給于諸郡今取
給於濱河有如異日者復更其說則一邑之孤烏
能勝多口之囂乎故邑中上庶僉議欲永其事且
以當事乃邢君之美也爰樹貞珉於邑之側不佞
以是役也始事之誤流禍十載此其義在柔桑之
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非耶今茲之減
民若更生此其義在大東之章所謂哀我憚人亦
可息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邢君極議
頭卒成之也議豈築舍乎此其義在洞酌之三章
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暨者非耶邢君爲王諱復
興克之郟城人善政具在輿誦而茲特其一云

秦夢熊修西肥寨城守記

杞邑之東北半舍許有
西肥鎮相傳爲漢高帝

蹕之所伍老人以肥羊進伍肥之名直沿至今
 獨西肥為獨著其地北枕黃河故道西有小河則
 奉旨挑濬以分洩河流者余先世徙自晉之洪洞
 因家焉七傳及余始得通籍熹宗朝以避璫熠終
 養值今上之乙亥陝寇流毒瀾漫中原人心風鶴
 大兒景佐邑侯捍禦余以邑侯命還里中撫慰安
 輯携季子昇與俱時未城也忽寇拾餘騎直趨鎮
 之東南隅昇率莊客十許人單騎引方持矢以待
 賊衝突數四竟不敢近由他道之祀去一鎮中賴
 以全邑侯聞而壯之乃練鄉勇為聚眾保鄉郵計
 會朝廷下堅壁之令邑侯思捐俸勸築昇謀于邑
 侯願舉吾家所有以從事余乃傾所儲粟貳千石
 度地鳩工置版築而授食全活河朔流遺數千口
 創始于丁丑冬至戊寅夏始告竣邑侯扁其額曰
 伍肥嶽鎮南門曰迎衛北門曰拱障週回貳里餘
 其城基所坐出自鄉隣者余皆以他壤償之遠近
 郵落扶挾僦居者不下萬家克斥無隙地邑侯嘉
 昇兒膽畧舉祀邑北半壁守衛之方悉以屬之兼
 令訓飭寨中丁壯以備邑城犄角爰聚眾而誓曰

諸邑咽喉吾家竭財而築之吾家竭力而守之
重以邑侯之命有城無兵衆與無城同有衆無器
械約東與無衆同衆皆謹呼曰唯命隊伍嚴整邑
侯每申獎諭適西商載大砲二十尊併扶郎擊百
子鏡遊江淮乃以百餘金留之邑侯又分砲手數
人教習施放種種如法爾時袁時中一條龍各擁
賊黨數萬焚掠及杞境氣吞西肥寨謂攻擊可旦
夕下昇告邑侯曰西肥不守杞之憂也昇請身當
一向遂于暮夜入寨以彩衣傭縫作旗遍布城頭
夜則出衆潛劫其營賊弗安枕且疑郡兵之至相
持搨口而去過杞亦不敢停以西肥在其後也祥
蘭接界伏莽成群幾千餘衆畏西肥之覆其巢穴
宣言于城下願就昇招撫白諸邑侯邑侯許之立
共渠魁爲練長有不悛者伊自行戮行旅無梗寇
不滋蔓皆邑侯專責重任之力哉辛巳春寨人欲
壽之石求記于邑侯邑侯曰寨之興且守秦氏之
本末也自爲記之庶乎得詳焉是以
約畧述之不敢飾辭以取罪鄉評云

李在公泊水兩捷記

泊于勒石者何紀戰功也戰
功何爲勒石志戰勝之奇也

燕山銘其巔銅柱標其名長狄識其子勝雖不同
其功一也曷爲以奇言也洎水兩捷不戮一人人
力不至於此於是乎奇也予治葛三年戎服蒞事
與二三君子日在韎韐跗沓中繕甲兵峻陴守樓
櫓相望飛閣流丹亦日分明天子南顧之憂耳乙
亥孟春流氛橫馳人無戰色士有鬪志已而烏聲
樂賊其遁矣仲秋念五賊恃其衆飲馬滹水羽旄
拂電黃霧四塞予令鄉勇乘其半渡擊之斬獲十
一級內有識天王字一顆寇衆少却鳴金不傷一
人詰朝復戰余同典史倪拱辰舉人孟良屏生員
張範孔等手發數炮應聲磔死者數十人復令家
丁李守等鼓厲內兵賈世威等督率鄉勇鏖戰自
已至未斬獲六十四級奪馬騾千餘擧旗一百十
書飛走南京復至河南八字賊遂潰竄鳴金復不
傷一人余旣寔錄戰功達之當事復詳銓功次鱗
集戎堂戰士見余曰予之力也夫曰公之訓也衆
君子之勞也百姓之福也何力之有焉衆君子見
余勞之如戰士曰公之訓也二三子之武也何力
之有焉公力禦侮成功不居或制勝在戎樓或力

東所以三教也工民歌曰豐公惠我德不繁建
感朝食于彼雁堆余聞之曰是可志戰勝之者亦

夫具
處矣

朝張大植臨雲堂記

鄆陵故無學使者署自河齧

駁陵卽梁氏故宅而爲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
楹歷級而登問所謂退食焉凡研之廬焉則亡有
也東偏旁舍僅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
數弓乃闢儀門爲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
凡構櫺楹椽之屬若而于甃甃瑱雷之屬若而于
計庸則于有奇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
未之九月堂成而庭除爽塏步櫺不設額之曰臨
雲臨雲者陸士衡文賦所爲志凜凜而懷霜目涉
渺而臨雲因取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
膚寸而合舒之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
去來也豈有其端哉浮天地之間而抱一掬之內
凡天下之文章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發機倪
杳杳乎難尋其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爲類也不一
或卿者或喬者或油者同者或鮮者泄者或如車

蓋者上如羊者或滄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索
輪困而曰五色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
乎此也諸士之爲文爲質爲妍爲醜述述的的郁
郁紛紛以至乎余前也乃給矚移諦疑神息志矜
而出審而鑒一諷不再憶立斷不再決若踞乎十
仞之巔而洞夫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觀
夫古之教射者乎先學不瞬亞學矚三年而僉如
輪焉然後無不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蓋在矚者
也懼其矚也非有所學也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
着及大小之觀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
之以形遇之以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
高遠之勢而以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爲矚已矣昔
士衡入洛才思益進作爲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
世之爲文者孰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
人之爲文者亦孰有逾於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
洛也其敢弗承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
以慎而後能矚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
也倘後之登斯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
人文化成之盛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
茲堂不亦有幸乎哉於是爲記以永之

佟鳳彩重建大梁書院記

文教莫盛於成周

之也廣一年而辨志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

教之也詳是以化成俗美而禮樂興焉

今天子御宇崇儒重道樂育諸士文化翔洽首

國家之盛繫焉中州之盛益文運之盛

辛亥子奉

天子命撫茲土思振興之曰上襄

文治之隆而竭蹶不遑也嘗于山見嵩高王屋

而巖嶷於水見黃河注其源洛汭縈其界以至

行之奇龍巖之曲與洪泉沁河浩渺之觀不禁

然曰美哉山川之秀乎士生其間者意必魁奇歷
落秀外而惠中其為文必春容醇肆炫耀陸離目
不給瞬也然三十年來人物聲名顯庸未盛即報
最南宮者亦不數數見也豈士之媿與抑聚業靡
恒師帥者或未加之意也於是進諸司而計之日
豫之形勝甲天下且素稱多君子詎可視其落
而不之振耶已而諸司以大梁書院請予曰大梁
昔無書院乎曰有之曷為以書院請也曰昔

有而今北矣嘗聞之故老云會城南薰門內有麗澤書院故明學使者劉君所建也成化己亥因改建都御史臺而遷於麗景門外距城二里許至今遺址存焉子曰大梁舊有書院湮沒矣不一爲之更新使士子無所肄業而荒于嬉此亦爲民上者之責也爰議所以重建之度地於城之西隅同事諸君子慨然捐資庀材鳩工置門堂樓宇左右齋舍凡一百一十間有奇四閱月而落成矣仍購諸經籍藏其中扁其堂曰正業凡爾若師若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爭相淬礪正其業不懈其志以共底有成庶幾窮而歎善善一鄉善一邑立言以詔來世達而兼善善一國善天下以襄治平成周之風復見于今日矣此予建書院之意也多士勉乎哉不然不學操縵志荒於作輟不能樂學情易於紛華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卽或僥倖于一旦迂踈寡效民社貽羞致有借木異地之歎非予所望于多士諒亦多士所不忍出也

多士勉乎哉是役也同于襄事者藩臬諸司也董

毛際可汪總制公逸事記

憶總角時聞先府君謚曰吾邑先達始終不名

一錢者吾祖銓部公及歲星汪公耳後數歲生公
殉寇難喪過里中先府君與諸姻黨道祭哭皆失
聲余雖幼亦旁立助哀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
壬戌科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登萊道視學秦
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携家
室讞決告令錢穀鉤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
閱無入幕賓一子早夭故其遺事罕有能紀述者
父執余國楨曩以計借過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
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遺疾吾青人士
登泰山祈禳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
泣下迨余李鄴郡與青州黃綬爲同官問之則曰
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
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余
繼改令陝右其故老爲余言公視學時以儉率諸
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
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
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
誦之又曰公久歷外任卽津要歲時無所餽遺有

以竿牘至者皆峻拒不少徇群小欲中以法然以
其名高不果值流寇潰決西事已不可爲公時撫
秦遂以邊才陟公總制名爲尊顯實假手于寇以
快其忿又余間從先府君登黃州赤壁有八十老
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
師次襄城刃旣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
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
登堙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
右泣課日衆寡不敵公蓋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
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
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
進二陳玉璣以文章名常記李顥父可從同公遇
難事與其言頗符云嗚呼當世所稱家乘墓表色
子若孫揚其祖父者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三十
餘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
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概
矣公有女余族祖母母行也以疏屬未嘗見姿詞
地錢賸始詳諷之則亦不能具述曰公有才藝
力絕人念四方多故嘗依沐居里輒覽遺書

若輩欲尸祝之則請留不然橐中無物可荷也寇
愕然羅拜去嗚呼公死而清節重爲賊之所景慕
如此公故諳邊事習勤苦且兵單援絕尚能嬰城
殺賊向非率任於必不可爲之時遲以歲月其雄
畧必有可觀乃忽忽不得一展僅以身殉爲可哀
也夫御史新安呂兆琳與余爲昆弟交尊人忠節
公與公死事相後先生平嚴氣正性亦大率相等
丙辰夏余書忠節傳後因類及公兆琳訝所未聞
深爲歎慨余退而悲公之志行未載正史當世賢
士大夫猶未能盡知也
重建常平倉記常平之設所以均貧
因難記其所聞者如此
富通豐歉雖有水旱饑饉不致流離而無告自漢
耿壽昌倡議以來未之改也大梁爲都會之區明
季河決無復常平舊址本朝重經朔建未幾復
併爲公署凡積貯之陳陳相因者皆散寄於僧舍
道宇庀樓驛館之間霧雨之所沾灑鼠雀蟲虺之
所侵蝕耗折賠累日浸月盛其病則在於官而歲
時給發紅朽居半瘵寡孤獨不得仰沾實惠其病
又在於民蓋數十年於茲矣大中丞佟公秉鉞茲

土念積貯 國家之大命遂以修復爲已任藩臬
諸憲暨郡邑之長皆踴躍樂輸而監督之務專委
之開封郡伯張公初議建置於延慶觀側地下面
窪築基輦土計費且不資張公乃相厥區宇而陽
就高擇日鳩工百堵俱作不逾歲告成堅緻完好
力省功倍命際可爲文記其事竊惟唐宋大臣出
鎮方州得操出入予奪之柄而又祿賜豐盈聽政
之暇競爲臺榭池亭以相誇示我 國家軍需浩
繁卽廨宇獄庫之費皆縮入以充正供其或一樣
一甕懼于功令不敢擅取之民故庸碌者傳舍其
官百廢不舉卽有賢者亦咨嗟太息將作復輟而
誘之於無可如何今大梁當事諸公獨能捐資以
興永利詎非甚盛事歟抑有進者昔王安石易常
平爲青苗後世議之然安石向爲鄞令際可常至
其地詢之父老皆云安石以此法行之一邑出納
維時權槩雜謹左右不得因緣爲好較之假貸富
室爲甚便迨後身秉國鈞卽以律已者律天下之
有司以已之徧胥吏者槩天下之行吏無怪乎流
毒海內也嘗平爲百世不易之法而中葉數十年
來 天爲之兼病使非諸公同心憲等其患幾與

青苗等項見有治人無治法後之人思成功之難
易時加葺治不致重興而復壞者幸有鑒於茲矣

蔣伊重修孟子遊梁祠記

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三年實周顯王三十三年

年也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
王道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未嘗
一日忘天下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決舜跖之分
排楊墨輕管晏俾天下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
自卯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讀之而歿其身
於利而不知返者衆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害故
縱橫捭闔之士動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談
取卿相金玉錦繡爲親戚交游光寵而不知攫而
伺之者已在其後也故覆身滅宗前後踵相接而
宗社亦以不永七國破滅秦承其弊不二世而下
爲天下笑無他知利之利而不知其害也世安有
初見人主而力折其非如孟子者哉讀孟子七篇
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人子考大
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決廢乙丑秋奉
簡命視學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購公廨之東南
隅隙地數武重建祠焉中爲三楹奉孟子木主於

中顏其額曰關利堂左右各三楹以祀中州之鄉賢名宦當孟子時地有不入於魏者今皆得附以大梁爲入郡之都會俾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來其無媿於孟子者幾人哉或以忠義或以廉潔或有功德於民或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千百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輔主則堯舜可爲以之制行則俯仰無怍孟子關利之效流及奕禩如是則已矣彼珊瑚七尺胡椒八百斛何爲者哉予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耀幽光垂簡冊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併力唯權貨是競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湯斌重建信陵君祠記

開封舊有信陵君祠在上

伯官梁時所建也崇禎壬午沒于河今國家承平三十年廢興漸次修復而信陵祠獨缺永平韓子客遊梁歎曰茲非魏都耶彝門之墟猶有侯嬴朱亥若而人乎使當時無信陵則侯嬴朱亥亦以

門市屠老耳屢穴不乏人能讖人不耻下交者世
不數見也于是借寺僧卽其祠地土中求得雲杜
故碑釀金建祠以侯朱配仍舊也韓子又曰侯朱
猶魏彥耳若毛公薛公固生于趙爲平原所簡賤
而羞與爲伍者也信陵何自而得之卒賴其言趣
駕救魏率五國之兵敗秦師至函谷關而還信陵
之終不失臣節于魏者二公力也徒以非魏產而
不祀非關典歟補主列侯朱之次旌功也所謂禮
以義起者也丁既訖請于官春秋致祭復選石刻
史記魏公子列傳立祠中過睢陽請余爲之記余
酌酒與韓子曰君燕趙布衣也未嘗縮綬分符有
修復舊典表章古烈之任者也何汲汲爲此得毋
悼淪落之難偶慨知己之莫遇與信陵曠世而相
感乎夫信陵豈獨以好客重乎秦之併六國也此
古今一大變局也趙與魏爲唇齒而魏與五國爲
籓維信陵用兵雖太公穰苴無以加焉使當時不
以讒廢則秦不得滅魏魏不滅則五國不至折而
人于秦卽信陵一旦以老病死其知人下士如此
必能得如信陵者而託國焉暴秦之虐不能及于
天下矣其以毀廢也飲酒近婦人而卒其亦不忍

見天下之遽歸于秦而求速畢一朝之命乎李牧死而趙亡信陵死而魏亡始皇之肆威于海內天也漢高過大梁而以太牢祠之也其亦有見於此乎信陵墓在揚州門外河流變遷湮沒不可問此祠之建其不可已也遂爲之記韓子名鼎業字子新博學好古慷慨多大節此祠之建其一端云

孔毓圻重建遊梁書院記

今

皇上崇儒重道雅化翔洽曩歲

御製幸魯大典序文暨顏曾思孟像贊且頒萬世師

表於學宮學達性天於程朱書院一時臣民伏讀

虎藻固已炳若日星流諸海嶽矣惟時在內者具左

仁右義之畧在外者悉馮翼孝德之英相與表章

往緒開詔來學千古道統之傳適於斯而際昌期

生斯時者抑何幸耶夫從來道術之顯晦視乎風

俗風俗之淳漓起自人心而人心之淑慝端由於

在位者之訓迪而鼓舞之惟豫與魯壤相接也且

相錯也往往聞其人心敦厚風俗古朴類皆能禮

而

其風何隆也其籍紳士生賢也

丞閣公教養之云云公以

差仕以來歷縣令而晉卿尹其持已接物一切以

聖賢爲折衷至其撫豫也飭官常絕餽請禁私派

隆學校勤課習緩漕餉繩貪墨有利必興有害必

除鄰境之人咸嘖嘖稱羨謂有古大臣風云且下

車之始首建孟子遊梁祠祠成錄像之子弟美秀

而文者誦讀其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令其於利

害關頭體認親切由是豫之人爭自濯磨無敢或

外於名教者嘗聞先聖以一身集文武堯舜之成

百餘年而至戰國捍闔縱橫與夫楊朱墨翟之流

充斥天下天下之人誰復知昔聖昔賢大中至正

之道者孟子驅車之梁首揭仁義二言以端風俗

以正人心微言大義賴以不絕者孟子之功真不

在禹下也遊梁祠宇在豫省會城漢唐宋明以來

歷代崇奉如一日明末流氛肆逆黃流淹汙漂沒

於陽侯巨浪中蓋委若泥沙矣清鼎肇定迄今凡

四十餘年撫斯土者豈皆不暇過而問之哉或以

工浩而費繁未能計日而觀成也公獨毅然舉行

復謂舊址之隘端擇善地增其式廓半載而工竣

俾豫之人瞻斯祠也學孟子之學者卽心孟子之心儒術振起吾道咸亨上可以佐

聖天子右文之化前可以繼古聖賢危微之傳下可以培百八邑多士之氣者胥於斯而裕裕也余於孟氏世好也不揣固陋畧言於石庶幾得附於不朽乎而所謂遊梁祠者雖未能至已心切嚮往矣

閻興邦重修禹王臺記

大梁中原一大都會也昔周之分封宋之開基皆在

于此故其間宮闕之嵯峨垣墉之鞏固與夫千門萬戶三條九陌之盤紆甲于天下自夫黃流一決則高者陘而爲谷深者壅而爲邱問向之嵯峨鞏固而盤紆者一旦舉成巨浸矣而南郊之禹王臺則巍然獨存夫禹王臺昔名吹臺一名繁臺又曰平臺蓋胥師曠創之而漢梁孝王增飾之者也昔人于此建禹王廟焉是大禹之明德所以呵護于是者寧不歷千萬禩如一日哉夫水患莫甚于河而古來善治水者莫過于禹禹之治水也以河爲急自積石歷龍門至于華陰而河始入豫州凡五百餘年商受其害屢次屢遷如遊敵然又千餘年漢顯宗命王景治汴堤而河之得安寧者復千餘

年嗣是而宋決榮澤金夾竊渠元決樂川追明
不有十年不一決五年不一修者大梁猶則酒是
大梁之城郭井疆已不可過而問也
國朝定鼎以來亦嘗一決朱源寨再決荆隆等口近
賴我

皇上聖神天縱洞悉源流諸所當開塞咸稟
睿算動而有成前歲

躬詣禹陸行祭告之禮故天吳海若罔不怵惕則是
平成之烈昔在大禹者於今而復覩我
皇上也臣承

命撫豫三年于茲河戢波瀾民安耕鑿念無以答神

之庥而酬德于無窮因思禹王臺半侵于風雨半

穴于鼯鼯因捐俸繕修廟之廢墜整理臺之傾圮

計工若干日皆不敢以絲毫累民亦不以煩守土

者既咸落成令有司歲時致明禋于是登高而望

東潁西洛南淮北濟湯湯者流各安其位而河橫

巨其間不震不驚舳艫帆檣互相上下此誠大禹

之所呵護以使民安其田里室家而皆我
皇上所感通而昭格者也故大梁之遺跡百無一存
獨有此臺可以彰神功而符景運臣安得不亟亟

開封府志 藝文 卷之二十七 七

焉爲之堅茨爲之丹雘也哉爰是稽首疏請
御書頒賜以光廟貌幸蒙

俞旨行見雲漢之章與成平之績萬古爲昭因拜手
而獻頌曰粵若陶唐襄陵是懼灑沈澹災時惟神
禹顧瞻河洛明德方長厥後惟遷來畷大梁數千
餘載刑牲用璧一人負薪群臣隄石河伯效靈佐
我神聖

廟謨孔多功司文命

帝曰非予禹所隨刊監視下民畀以安瀾作廟吹臺
枚枚奕奕於萬斯年河流永翕芻言入

告煥發

天章昭融四表旭日爭光

遊梁書院記

以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

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
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于梁也當戰國
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高此圖強兵彼誇
富國於是儀秦髡衍之徒紛紜雜進抵掌華屋者
事之取金玉錦繡上之亦不過引其君爲齊桓晉
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爲堯舜之君望其民爲堯

舜之民者一自孟子遊梁而獨告梁王以仁義故
也宰序孝悌是學校之源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
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于七雄爭勝
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于梁於是之齊之
宋之薛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梁之心則未嘗
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于梁而梁之君臣父
子無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晉唐宋元明以至
于今而梁之人所以不後其君不遺其親者皆孟
子之一言有以維持漸摩于其間也粵稽歷代帝
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隆其封爵或錫
其土田或蔭其苗裔斯三盛矣欲求其獨標正學
之宗遠紹危微之緒

親灑宸翰誦颺休烈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褒嘉之至者也嘗恭誦

御製廟碑之言曰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
世以俟又曰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
可期煌煌

天語不獨表彰先哲而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誠

思深而慮遠矣今使其生平所歷之境不爲之構其庭楹崇其禋祀不幾令大賢之遺澤泯滅不彰而後世之敦詩說禮者無所景從是亦守土者之責也浚儀昔有遊梁一祠始建于宋修于明萬歷間改爲遊梁書院迨崇禎壬午圯于水向之棖題堂構一望棒莽矣

皇朝順治乙未始附于學宮至宇湫隘又不爲立主蓋名存而實亡也余以咕嗶儒生幸際

右文之朝歲戊辰奉

命撫綏兩河仰承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爰爲卜地于貢院之東北捐資庀材鳩工重建大殿若干楹廊廡若干楹垣墉稱是中祀孟子配以高弟樂正克而以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屋廬連陳臻充虞諸賢從祀焉至于漢太常趙岐宋龍圖閣學士宣公孫奭司空孔道輔明刑部尚書錢唐此四君子者皆有功于孟子而不愧古大臣之風者也創得並祀書院落成卽召此邦秀良子弟肄業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識知能之本始悟孝親敬長之無事外求知養氣知言之由于正學且使排籍擯闕之輩不敢橫恣誠

特邪說之徒於焉捫舌在國爲良臣在鄉爲善士
於以黼黻昇平贊襄盛治歷年百年而勿替則足
孟子一遊梁而人心以正王道以明不與大禹之
導河底洛同功萬世哉按孟子生于周烈王巳酉
歲四月初二日卒于周赧王壬申歲十一月十五
日當以其日致祭于書院所以明崇德報功之意
也是爲記

重建大梁書院釐正祀典記

古者聖王之教有庠

四時于此釋奠釋菜擇其國中功德之及民者而
祀之所以起化于微渺者意深遠矣斯禮廢士大
夫始爲書院率子弟肄習焉惟宋爲盛至明幾徧
天下或以地名或以人名若汴之大梁書院則以
其地名者也初建于城南後移之繁臺前迨明末
决河灌城墉垣基址蕩入波臣無由問諸水濱矣
呈清定鼎四十餘年百廢俱修然事事從創非能並
力經營恒需時日以舉行予至豫體
聖天子重道崇文之盛典既構遊梁書院還其舊觀
卽新大梁書院無俾失墜咸閱月而告成凡筮仕

茲土者大小畢集爰進而論之曰書院竣矣蓋審所當祀者而妥侑焉僉曰曩祀周元公等十賢矣又曰古聖賢祠祀三皇以至明末諸臣矣又曰近議祀漢以下一百三十餘人矣惟公擇而行之子曰是皆未盡善十賢似宜祀也第海內皆祀之矣大梁安得而專之三皇及禹未可下同于臣若一百三十餘人生有定居職有守土何容盡祀之大梁哉夫行一事必顧名思義大梁魏邑也文侯之孫魏侯瑩所都當文侯之身師卜子夏敬事段干木而式其廬子夏衛人設教于魏之西河密邇大梁故唐贈魏侯宋加魏公推所自也干木爲子夏之高弟宜祀子夏配以干木明梁之卽魏也而能重魏者莫如信陵君枉車騎于大梁市中救趙破秦存魏公子固人傑哉公子死秦遂滅韓及魏秦韓魏之深仇也能報仇者惟張子房博浪一椎祖龍虓魄佐漢所以鋤秦也而滎陽之圍微紀及周漢其楚矣高帝安得過大梁而爲公子置守冢哉宜祀留侯并贈太尉紀公御史大夫周公漢業中衰光武克復舊物從龍之臣率產豫土其發跡大梁者王霸堅鐔傅俊皆繪象雲臺而憂國奉公惟

刺姦將軍祭成侯雅歌投壺恂恂若儒主應當與
文臣同祀也黨錮之禍李元禮一世龍門含冤北
寺漢事不可爲矣其後徐元直寓新野薦武侯于
昭烈得延炎漢之脈以元直之才終身不爲操畫
一策忠孝克全與元禮同祀不亦宜乎薦武侯者
元直而鞠躬盡瘁以扶漢室者武侯也侯之才駕
子房而上晉唐以下誰敢步其後塵人知其隱于
南陽臥龍岡在焉豈知其先寓于考城哉考城昔
屬大梁則武侯者尤亟當議祀矣晉之繼漢也遠
不如唐雖取天下再傳而亂渡江之後祖豫州手
剪荆棘黃河以南復爲晉土歿之日士女如喪考
妣此安可不祀哉距晉五姓而唐始受命唐猶漢
也而再造唐者狄梁公初刺豫州再刺魏州民愛
戴之生爲立祀如公者能勿祀耶祿山構逆張中
丞蔽遮江淮顏魯公招討河北睢陽之節張公實
爲南許諸君倡祀公可例其餘矣矧歸舊隸開封
者也至希烈僭號于汴魯公被縊則握拳透爪同
于裂齒穿齧不祀何以勸忠唐至光啟寇蹂躪海
內大梁無寧宇矣趙氏兩大尉百戰孤城卒全陳
土兄弟之功安可忘也則祀之自是至五代皆都

于汴宋歷最久上接漢唐尹開封者多名臣而包
孝肅爲稱首雖有專祀不敢遺焉他若范文正歐
陽文忠張忠定蘇文忠相繼爲京尹皆包公之流
亞並宜祀之者也當其時產于大梁者又有賢宰
執如文簡呂獻可焜煌史冊至今稱之而劉器之
真鉄漢七謫遠惡地幸歿于汴數年後敵發其塚
面貌如生誠異人哉皆宜祀也靖康之際忠義奮
起伯紀督戰京城汝霖誓師河上嵇仲率子勤王
德祥和卿封疆盡節國有人哉桓桓忠武兵抵朱
仙竟害于奸臣之手祀此諸忠不令人肅然起敬
耶自是而大梁屬金矣元之取金攻汴踰歲而忠
孝軍總領完顏公獨兩敗之後走汜水明白求死
折足割耳噴血而呼此好男子不可不祀也明之
取元由汴濟師而河南平章左丞察罕公孤身扶
之崛起沈邱威鎮天下定陝平齊竟殞賊手如穎
川王不可不祀也當明之初馮宋國節制兩河駐
汴者十有七載恩惠在人其祀已廢今宜祀之考
大梁有褒忠祠祀鐵司馬五人而少司寇王公死
靖難之師爲祔符人有三王祠祀張氏二人而英
國公平安南死土木之難封定興王祀此二公於

忠於義尤相得矣若

則軒介甫之品節馬端

肅之勲業仕宦則年恭定之綏戢陳恭愍之方嚴
何文肅之明惠秦端敏之樹勲周莊肅之清介關
副使之罵賊擬于古賢寧少議哉及乎未造劉文
烈一門殉義邢兵憲父子捐生而僉臬李公太僕
俞公一則碎骨釣州則死綬汴地勁氣英風又
何烈也祀之豈有遺議哉嚮者大梁有名撫祠亦
已淪溺于既重創之矣然如于忠肅公以下及我
皇清吳佟諸公其勲猶垂史冊其廟食在大梁仍祀
之書院非複也禮也合而論之自大賢卜子外得
名賢百十五人或生于斯或任于斯或寄跡于斯
立德立功與嵩同峻與河同深皆于大梁有光則
進而祀之大梁書院後之繼起者有能與前人比
跡亦從而配食焉以是傳之百世俾登斯堂者仰
視榱題俯對几筵顧名思義緝紳知所則倣子弟
知所尊崇以之事君以之立身起于一方及乎八
郡各祀其所常祀以修明釋奠釋菜之禮予方有
厚望焉聽者僉曰善是祀也正而可法嚴而不遺
且適合于大梁而惟以夔倫名教爲天下後
世勸雖歷久不祧可也請書之石以示來者

改建鐵犀鎮河廟記

出大梁之安遠門東北隅四里許有回龍廟面城背河委

在黃沙蔓草間郡縣志所不載亦無碑碣可考詢之土人曰以祀河神者相傳蓋久今則殘垣敗宇爲有風苦雨所侵蝕岌岌欲傾且河環坎方而廟乃離嚮譬之南轅而北轍其不足以邀神之祐也明甚廟後有鐵犀狎犇蹲踞半出土土背鑿銘詞凡二十二句古雅蒼健係正統十一年丙寅五月巡撫于忠肅所鑄以鎮水者其詞有曰安若泰山固若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斂迹城府堅完民無蓋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卽此數言觀之則公之爲大梁計安全者可謂防之周而慮之密矣大梁之人寧得不子子孫孫思公如一日哉公撫豫前後一十八年歷窮鄉以殫經畫勸收糴以備飢荒止牧馬以緩間左絕苞苴以勵清風又因河夾浸汴渠甚急親臨其地解衣塞之復籲天願以身代而水果退時未定年公爲左藩亦有恩惠在大梁民遂庇之以賴今廟雖飄搖頽敝惟此鐵犀象

下板書開十聖法向小龍項其空懸垂于左

少穿一穴壬午歲遂埋沒土中後人創地而覆之

視其銘詞隱隱隆起若商周鼎彝銀鈞無損可讀

有神物焉為之呵護矣凡功德之及民者非獨人

愛之神亦默相之峴首之碑雷陽之竹千載謳思

謝其陸離斑駁沁入人心者乎予撫豫三載往來

河上享安瀾之福覩此廟宇嚮南孤峙失其方位

因捐俸畀開封同知王永義為之改作正厥形勢

面對大河為垣為門為堂為廡各盡其制又為亭

一楹置鐵犀于中夫

聖人在上百靈効順雖不必求之于冥漠然眾水清

而河獨濁濁則易淤眾水直而河獨曲曲則易齧

眾水皆柔而河則剛眾水皆平而河則險剛者潰

岸險者崩沙與其極人力以救之于已然不如藉

神力以制之于未然且鐵犀有二義焉鐵者金也

為水之母子不敢與母鬪故蛟龍咸畏之犀即牛

也牛坤屬坤為土性能尅水昔李冰治蜀江亦作

犀以鎮之而勒銘其上于公之為此蓋倣古人之

遺意云若予今日幸叨神庇洋洋者河翁而不暴

遂得以餘閒葺其廟貌妥侑神靈仍祀忠肅恭定

二公于左右用報膚切復立鐵犀潛伏水怪此非

止酬德于目前亦欲吾民世世奠其田宅里居則斯廟斯亭必有繼予而永保之者予不敏無能踵于年二公之芳規然安敢一日而忘斯民以負

聖天子重大之畀哉

改建名撫祠記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君與臣兼治之者也君主治于上而百辟又萬

國寧臣佐治于下而庶績熙亮工奏內則百揆外則侯伯故堯咨四岳周分二南任之重者其職尤艱且鉅焉是以一人而兼數郡以一身而理衆務表百城之上居九列之尊在漢曰刺史晉以後爲持節大都督唐曰節度元曰行省平章皆外官之極爵也而巡撫之名獨助于明之宣德五年時分天下爲兩京設省十有三省置藩臬巡守道刑名錢穀各有攸屬又恐總綱之無其人事故分任而莫之稽官或分轄而莫之統乃立巡撫以全省之職畀之使事有所稽而官有所統其時之撫河南者實維少保于忠肅公其經畫之密律已之嚴興利除害之必盡一十八年如一日汴之人既有庇民祠以祀之矣嗣是而王忠簡也王端毅也原大

明也秦襄故也徐司空也皆功績不

及人無遺歲矣是
崇禎之季豫士殆
大司空效節如汪
國家之良輔哉自
總督王中丞寧

皇清統一海內設官投爵依明之舊故
遼陽吳公藩陽張公襄平佟公皆手
疆圉起廢樹勳奠兩河于磐石之安
有益于人民而不獲俎豆于後世所
者豈至今而忘之耶大梁爲全豫之
之建斧鉞者咸駐節焉或五六年或
如新劍佩斯在卽其恩施徧于八郡
大梁之人尤流連而不去于心蓋其
熟也府治之南舊有名撫祠有司歲
未寇圍大梁決河灌城水高于城者
署無有存者而諸祠悉蕩爲墟莽不
皇清定鼎四十餘年諸大臣勞來煦
豫之民漸樂其生而大梁之遺蹟亦
生名撫之祠未有繼而新之者是使
之化含哺鼓腹而申伯召虎之臣來
嘗未備其誰之責歟予承

簡命撫茲豫土亦已收歲方媿才力之不逮無以上報

聖天子付畀之重惟日夜兢兢取在昔大臣所以服官而敷政者深白砥礪庶幾可幸無過則前乎我者皆我師也予既仰止情殷而不新其廟貌將聽其淹沒而不存後之人何所取法焉因擇城中地重整其規模垣墉榱桷輪焉奐焉仍自于忠肅以來迄于我

皇清凡撫豫上而立德立功係人思慕者共二十九人立主以祀之仍曰名撫祠從舊額也由今思之設官以來歷二百五十餘年城郭已非人民屢更獨此諸大臣之名尚留于天壤蓋其功其德山高水長者耶書曰以功作元祀詩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釋詩書之義稽秩祀之典將自此而明良喜起賡拜于一堂矣寧獨爲豫土之光然豫實九州道里之均非此諸大臣何以聲施至今與嵩嶽黃流並

永哉

新建演武廳記

國家之勢所以磐固而不可搖者非獨特其文有以洽之善其武

有以威之也謀治者知其然養之于平時而始可用之于一旦夫平時無禦侮之具而臨事無應變之才譬之器焉日與之不相習而猝然遇之其不至于捍格而難操者幾何矣古者大司馬之法每歲四仲教其民蒐苗獮狩以講武事故其民用之則爲兵不用則爲農左氏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不可去而超距投石引滿蹶張善用之孰非干城之選哉後世畫文與武而二之甚至空談文翰薄視輜鈴使其勢積弱而不振鑒于前者官思善其後矣惟茂

皇朝文武並重內有八旗禁旅外有統鎮戍卒故兵威之所攝及于海外一二小醜無不卽時撲滅說者以爲可偃武修文日上太平之頌而

皇上宸斷英發必使公侯之子弟皆裕將帥之畧不欲其養高而處閒所以勲齊五帝功邁三皇由是道也予膺

簡命旣來撫豫兼畀之以軍務雖輕裘緩帶亦當日進卒伍而簡練之詎曰我文臣也而忘武備乎大梁豫之省會舊有演武場在南薰門吹臺之前已爲河水所湮今移于安遠門外距城差遠歲惟二

至終日而畢未盡厥長子恐其久而溢弛乃相度城之西北隅得隙地七十二畝零東西闊三十五丈南北長一百二十四丈因築臺基一座構大廳二楹而面南爲正巳堂臺之東西各建吹鼓三楹東建將臺一座正巳堂後建正屋三楹爲休憩所東西各建屋三楹爲厨茶房東北隅厠屋一間周圍墻垣俱備使七萃之士于大期則操于城外于餘日則習于城中以討軍實以詰戎兵民不知勞而益加嫻孰非計之善者與夫先事而籌之則事因時而修之則暇豫州當天下之中四方之所環視而吾以整暇待之使器與人相習人與器相安猝而應之無旁皇周急之慮予以答

聖天子軍務之寄庶不瘵厥職云若率其民而用之于戰勝予則有志焉而已

重修鼓樓記

豫州曰天中以當天下之中其水曰黃河其山曰嵩嶽伊洛淮濟旣匯注

之太行崤函實環峙焉四方之輪蹄舟楫摩萃於斯且其畿輔連壤稱心膂重地茅土平衍而

民浩蕩而涼春

天子於此

爲

三

續圖也戊辰季夏子膺

并魯來撫茲土倍道而前風馳電掣凡七日而達豫

省民無知者既至旅文武于堂皇告以我

皇上所諭潔已愛民之至意使之各率其屬以修厥

職且子也才不建古人尤望諸君子交相勸勉俾

八郡一州之民得生聚教訓歌舞於光天化日之

中此則所藉以報稱者也及既視事甫閱月瀏覽

省會諸廢而未舉者更僕難數獨鼓樓當中衢蓋

一郡之形勝而傾圯剝落將為荒煙蔓草豈所以

鎮方隅警作息司啟閉禦不虞哉因考舊碑蓋常

修于嘉靖之六年距今百六十餘年中間屢受河

患基址衝激加以雨怒風饕宜其密者疏植者仆

民惴惴焉不敢仰觀也予惻然憫之因商之於藩

臬諸大夫各分其俸凡若干金而擇可董其役者

庀材鳩工早作夜息一木一石一匠一夫皆書之

于冊平其值而給焉商樂而輸民飽而奮經始于

戊辰之十月閏巳巳之三月而落成上為飛閣下

為重關翬飛矢棘儼然如霞之天半而生其彩也

峭然如崖之壁立而壯其勢也豁然如門之洞開

而增其式廓也拭目之餘頓改舊觀而屬予記之

子念我

皇上之恩隆于天地今以全豫畀焉數月之中未能和恒其民僅賴諸君子之力得成斯樓將何以示後人然使諸君子同心協力以交修予事事如此樓予方有厚幸可藉手以報天子矣茲役也寬以聚之悅以使之不傷財不害民有節道焉故不勞而功成用書之于石以告來者

顧汧禹王臺創建

御書樓碑記

國家開泰五十餘載廓清區宇覆育羣生上恬下熙罔有內外豫居九州之中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也

天子以腹心根本重地每惓惓厯念焉蠲賦免租賑遠幽隱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視古帝王已飢已溺之心無以加茲去年癸酉春汧奉

命填撫兩河早夜兢兢惟奉揚

廟堂德意足承今年夏

天子軫念農田大中捕蝗之令守土諸臣殫力分孽
既既衰息不能災歲則大有平時清晏載歌風行
草偃懷柔河嶽萬靈協休

天子於聽政之暇監觀征古念禹王當懷襄昏墊能
出其神智建萬世平成之烈今溥天率土尚宅爾
宅田爾田而不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伊誰之賜
乎食其德而弗克章章其功而未有當謂崇報何
惟是大河南北伊洛渥澗之間昔人所以流覽大
川追思明德益禹功雖無所不被而必以河洛爲
稱首崇其大也舉其要也遂乃祇肅

聖心親灑

宸翰遣官賫捧至于大梁沂伏而祇念已帝王相與
之際豈不在傳心哉心者何天也天視聽者何民
也天爲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體之心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之後湯文武周歷世久遠
至孔子而集大成雖時異勢殊功施各出而與天
同體之心與民同患之意則曠千古如一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遠邁百王敬天勤民無時少間方今
河伯效靈安瀾滙海而猶儆戒無虞其于捍忠禦
畜之計靡不精詳非直與大禹之豐功駿業並垂

天壤哉惟其無殊故心與心相符而望古邇集也若夫

天章絢爛具鸞迴鳳翥之勢備淵淳嶽峙之觀允巨

古所未有宜乎官吏相與慶于署紳士相與誦于

城黎庶相與歌于野汧幸躬逢

盛典不勝忻忭乃亟與共事諸大吏進而議曰

工上有嘉命而弗克推廣謂之固

王上有隆禮而不知致崇謂之野野與固皆非所以

昭勵翼也遂各捐俸庀材飭工肇建

御書樓三楹爲尊奉

奎章之地其餘爲翼室爲左右介爲曲廊烏革翬飛

星羅霞布庶或可仰副

皇上嘉命隆禮之意于萬一乎既落成諸大吏請恭

紀之石以識久遠汧敢陳其大畧如此遂作頌曰

聖績咸熙監古作則遙追肇造以爲民極地平天成

實惟禹力奠厥攸居九土是域功罔不屆河洛孔

亟昭垂儉勤百王承式於維我

皇宵衣旰食痲瘵民隱飢溺在臆誕崇在聖考建不

忒匪習其儀允符其德追念神功

夫詒軒特綵鳳騰殿靈虬吐翠寺臣奉揚躩足執色

乎者矣余固願諸士子自強精進以振拔流俗也况中原文獻之地尊聞行知出乎其性者哉若徒侈竦擢之魏觀而藉文星以自焜耀天道遠人道邇傳有之矣請以是爲諸士子勗

胡介祉禹王臺記

臺者何游觀之地也記者何紀游觀之勝也古之君子山川風

物必有書登臨眺望必有書所以頌昇平而志燕喜也而美勿專乎已樂心同乎民其念公其辭正也梁以臺名千秋者三曰繁曰吹曰平繁不知何所昉而吹之以師曠平之以孝王昭昭也於稽其地蓋名殊而實一也名殊實一奈何先後屢更而不没其舊也今之以禹王名臺又不知其何所昉也曰有崇德報功之思焉有追遠反木之意焉不可易也何居乎崇德報功也禹之功德溥矣其最莫如河洛梁河洛之都會也昔魯沒於河而臺固巋然獨存臺存而禹功並存也曷爲乎追遠反本慮民之習矣而不察也然則臺名自此定乎曰何必然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意各有取爾也臺之上大草煥若臺之中神靈赫若臺之下七女紛若纏事帶華而游觀曰盛也臺之篇

勢穹窿只臺之曠氣吹壇只臺之濤遠山隱見
水汨流只滙虛攬勝一而景物之冥目無窮也不有
創者其何以興不有一承者其向以繼美歸人人而
不必自巳也重門洞開雙扉莫闔瞻
宸翰而非褻拜夏后而常親豫順隨時而樂以同民
爲大也特未知今人之樂何似古人尚想風流慨
然有吾誰與歸之歎者乃在夫三賢之列也三賢
爲誰唐李白杜甫高適昔游此地而祠於臺左者
也

張都甫重修延津文廟記

凡事不足以儲人才培
風俗則君子不舉焉爲

其無裨于世道人心也若夫身任斯文功在名教
上之德意賴以彰下之學行資以起其人其事洵
足多耳故子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爲本而學校
者教化之地吏治之源道德之歸人才風俗所由
成不可一日或廢者也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尊崇闕里躬詣孔林祀我先聖乃
復親灑

宸翰以示尊禮且令各郡縣學宮悉力修葺卽因之

以課殿最崇儒重道莫斯爲盛國千載一時也獻
延雖彈丸地實爲人文地學宮之設由來舊矣然
自前萬歷乙卯曹公再造之後迄今七十餘年歲
月旣深其甍檐垣壁半爲風雨鳥鼠所剝蝕有心
者每太息焉茲值邑侯陳公來牧茲土下車謁聖
畢卽慨然曰聖學榛蕪是予之責也天乃割俸鳩
工爲一邑士大夫倡躬親董勸區畫周詳于是陶
人梓人各殫乃職而一時士大夫咸奔趨恐後先
聖殿次賢廡若明倫堂尊經閣啟聖及名宦鄉賢
諸祠以至櫺星戟門泮橋壁水凡構榭榱桷梁棟
節椽之朽者易之鳴吻鯨牙墀陛堦砌之缺者補
之越三月日靡弗鳳翥翬飛巍然翼然旣翡翠以
流丹復昂脊而聳漢猗與盛哉夫風俗之日漓無
人才以持之也人才之不振無教化以鼓之也古
者家有黨塾國有庠序民生入歲則入小學是天
下無不教之民也由是德化大行習俗粹美賢能
羣聚于朝良善成風于下此三代治化之所由隆
也今日者

天子旣聖作于上矣而邑人得賢牧克副

爲命至意兢兢以學校是示其始意蓋善有人所

欲爲而已爲之有人所積之歲年而不能就者
獨落成于三月之頃謂非身任斯文功在名教者
與昔高颯守桂陽興學造士期月而化行爲東漢
簡良之首魏了翁知眉州朔望課諸生于學宮而
文行奮起蓋沐浴于詩書道德者深則見于士習
民風者自厚也我知自今以後東山泗水勝業常
新極樸菁莪風流不歇人敦禮讓戶重君親者皆
侯之貽也予起自邑諸生聞聖廟鼎新不覺起舞
歎我侯有禪于世道人心之深且遠直與衛颯了翁並垂不朽矣

檄

漢陳琳討曹檄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
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
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幾決事省禁
下陵土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

夷逆暴尊立太宗。纘能王道興。隆光。明。融。顯。此。則
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怡。徐。璜。并。作。妖。孽。餐。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
旬。携。養。因。藏。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
傾。覆。重。器。操。贅。闈。遺。醜。本。無。令。德。德。狡。鋒。俠。好。亂
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績。遇。董。卓。侵。官。暴
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報。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禪。帥。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兆。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
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
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竄。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之。名。直
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
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所。幕。府。推。疆。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
援。旌。環。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師。衆。奔。沮。拯。其。死
亡。之。患。復。其。方。信。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士。之。民
而。有。大。造。於。掇。也。後。會。鑿。駕。反。旆。群。虜。寇。攻。持。董。

州方有北顯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俾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自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楚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紂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層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臣專

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寇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
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
使鋒鏖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谷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
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
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
而崩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賊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
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
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
民及呂布張楊之迎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
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
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
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榻翼莫所憑恃雖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特
部曲精兵二百人習射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

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任處忠臣肝腦塗地之
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勸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
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王違衆旅
叛舉以喪名爲入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
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師揚威並
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
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
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

議

晉荀勗省吏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

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之垂拱幾致刑措此
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什一此省
官也魏太和中遣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
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
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
篤義行崇敦讓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

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知足令賤不妨貴少不
凌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浮不破義則
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趨得譽不可
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
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必加其責則
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多則政稽政稽則功廢
處位者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
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
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
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若雷霆勿使微文煩擾
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屢則吏竭其誠
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
力爭量能授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
矣凡此皆思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
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于
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
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實以爲善若直
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
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
者或致舉否凡職所歸履光精其得失使忠信之

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
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

潘岳上客舍議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

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
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
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
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
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
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
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
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福寫鞍皆有
所聒又諸刦盜皆起於迥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
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
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
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櫛之所乏也又行者
貪路告糶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
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
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櫛獨復何
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人校出品

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
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
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
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

庶顯顯
之望

明王滙河工議

朔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之
謗而不辭者此聖人之事而天下之

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極一時之患隨處補救以爲
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余嘗
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迂誕
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導河
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爲峩嶺所束而無以
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匡廓有以容
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獨在
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漁我黔黎沼我
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遵歟或謂徙冀州之民
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道畫
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懼焉
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多

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澇則開西方高門
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爲衆流所趨復決水以
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鼓巨靈之
掌以闢龍門之竅若乃增修故堤繕治卑薄糜費
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力未
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勢而
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之民
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載乎
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爲生委田疇於漏卮則
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誰能
枵腹號寒以待成功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可歟
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也河
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涿汎涇汭皆會
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流使
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汾沁
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章水自西至東合而後
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分流
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之濬
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至建
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兗者則因徐兗之地以治

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者也九河既淤矜磔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夫禹之故道也淮自爲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爲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讓河水不至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兗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師而無倒戈反予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爲歸直者與爲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夷下者勿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爲者也稍有說者唐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運相表裏此其肯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運屬翼群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于司空是以地半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而已又焉疑

宋歐陽修唐張敬因碑跋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穎縣民田

中慶歷中有知此碑者稍稍在墓之民家患其踐踏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追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民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連其字畫

尤奇甚可惜也

讀繁城受禪碑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

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一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未舉其國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亦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上而其餘存者皆庸儒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傾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則人主之耳不得聞有善於天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俴俴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久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

無君子田以朋黨壞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至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謨是之謂與不鑒哉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蘇軾跋義士李冠全城却賊記

盜將入吾邑迎

卻盜使盜不受而爲暴吾衆必致死此理可以盜然倉卒時或荒亂不暇及此李氏祖其智者然非有孝子慈孫孰爲信於六世之後者耶時六世孫李師德元豐中進士

元王惲跋夷門市廛圖後

孫樵讀關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齊名文物

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聞夷門市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極無以臻此子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和善也壽昌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相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

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
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右故宋宗忠簡

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
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
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照恃勢犯法公窮治
之不少假嚴照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
官不當公既乞祠亟歸猶坐削籍羈置鎮江寬宣
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
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
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
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
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
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
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
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高元帥暨高宗
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
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爲相開封府遂附
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

二建炎二年秋薨于汴
使使依舊留守而遽以
勳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輒與
爲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
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
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
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
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
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
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
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
太息流涕者邪公旣薨而宋竟夫中原矣豈人之
無祿而天不憖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
戲文亂之終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
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歟之偏安於
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
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語行於宣和四年
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
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

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
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包裕漢孝子蔡公題辭

富貴輕於鴻毛一介重於九鼎昔人有是言也世之

人惟富貴是趨功利是尚殊不知天經地義根本
於人心者未嘗一日泯也方炎漢中微新莽政苛
加之以軍旅因之以饑饉蔡公順生于其時貧爨
獨立負母而逃拾樵而食依棲于草澤之間與木
石居與鹿豕遊其所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而
一念之孝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化強暴卒之慈母
以孝令終而天下後世想望其風采歆慕其行誼
者如一日也至我太宗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採
其行實編於古聖君明臣之後將以傳之百世子
世萬世與乾坤相爲悠久其觀當時陰竇之外戚
佞班之內宦寔貴氣儼身沒未幾冰漸火燼畧不
聞於後者果誰得而誰失孰重而孰輕也孔子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許
州守馬謙少從余遊讀書尚氣節茲者捧藩臬
武檄惟勤惟慎建祠於拾樵舖之南以風化人

實瞻遺像俄頃村夫
日斯祠之建是教吾

康其祥莫大焉富貴奚
義根本於人心者果

一日撰也予喜其有
教因書之以識歲月云

蔡中郎集題辭

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名士陳
留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

受官待中封侯噫嘆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
受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

在欽存承之誦終不能爲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
方遷江海四形毀貌不覩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

官豈遇待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補益國家當日
公而滿朝柄選危亂金章赤芾豈獨中郎但識不

志於此匪謀不出於討賊嚙口牢獄愛莫能助伯
香幾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善耳漢史未

成願就戮刑子長腐刑之志也設竟其意卽不如
子長豈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清白三世同居却五

震之招陳六事之本憂虹蜺抵觸禁抱于政之悃

幅蹈京房之禍患又
班生所望景先逝矣

國朝周亮工跋周藩牛左史宮詞

明初定鼎金陵藩
第五子於梁是爲

周定王王以仁厚開國以大梁土壙而民瘠草根
木葉多有可佐饑饉者購諸野老遊女得甲析勾
萌之屬凡四百餘種植邸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
成熟圖而注之顏曰救荒本草菜色之民賴以生
活不獨博物者資之也憲王嗣立好文詞工書畫
嘗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勒名東書堂法帖適麗
可觀著誠齋錄及樂府新聲諸集至今人猶歌頌
之李獻吉上元詩有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
月如霜之句蓋實錄也予生也晚不能盡知前王
行事然幼從家大人手錄詩中見牛左史王宮詞
五章反覆咏之覺雍熙之象猶彷彿可觀江河日
下大亂遂形十年以來無復有東平河間之風政
出權璫利歸朱邸河南南陽誠有不可問者物極
必返以前王之仁厚而不能庶其子孫始以寇卒
以水雖天乎然不可謂非人事有以招之也予低
徊故苑感往神愴因取左史詩付之梓詩雖五章

可代夢華錄... 所感也夫左史負雋才以孝廉而傳長沙使人... 借有集如于卷其鄉人後有來爲是官者爲鐫之... 者中今其副墨旣付之洪濤巨浸並其名字人亦... 不能復憶左史亦可謂不幸矣然世間才士鬱鬱... 下位行不表于當時名不傳于後世如左史者正... 不知幾何人也悲夫

或曰左史武功人

馮震生書察罕父子傳後

按察罕父子真元之忠臣而一代豪傑之士也

使察罕不死豈惟晉真兗豫著捷伐乎定之功必將掃清南服挈天下還之其王使擴廓得專節制無李思齊張良弼等分兵開釁與皇太子啣怨陰謀則坐鎮中原明師亦莫能北向奈何元運已終天心有在白氣橫霄靈還星嶽以至于于太原之心方白御殿之妖已形一木安能支大厦乎然而徐達之師之所以遲之又久始得內逼京師者擴廓潛其心而繫其勢有所不得肆也故明祖畏而憾之迄今沈是相傳沈邱舊城徒以其桑梓之鄉遂屠民削邑厥後編輯元史史臣曲筆乃謂擴廓不

忠于元嗟呼皇太子欲效唐肅宗彼尚不肯從而
豈有他心哉卽後來元王旣遁沙漠明祖屢次招
降竟莫能致方且一旅衝擊以望中興而明祖廟
堂之上寢食不怠者曰擴廓遊魂邊庭出沒也然
則擴廓忠于故國之心卽穴地攻益都殺田豐王
士誠以祭其父之心也明之史臣雖加曲筆而亦
有不能掩道大故摘而著
之以告後之讀是傳者